

洪覺範林間錄

上下

C40

4514

(163)

C 40-4514

丁翁座請大藏及有
家言置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鑒陸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洪覺範林間錄序

臨川謝逸撰

洪覺範得自在三昧於雲菴老人故能游
戲翰墨場中呻吟警效皆成文章每與林
間勝士抵掌清談莫非尊宿之高行叢林
之遺訓諸佛菩薩之微旨賢士大夫之餘
論每得一事隨即錄之垂十年間得三百
餘事從其游者本明上人外若簡率

甚精敏燕坐之暇以其所錄析為上下帙
名之曰林間錄其所錄有先後故不以古
今為銓次得於談笑而非出於勉強故其
文優游平易而無艱難險阻之態人皆知
明之有是錄也所至之地借觀者成市明
憇字畫湯滅而傳寫失真於是刻之於板
而俾余為序以壽後世焉余為斯文之作
有補於宗教如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纊

豈待余序然後傳哉願與斯文以傳不朽
此余所以欲默而不能也昔樂廣善清言
而不長於筆請潘岳為表先作二百語以
述己之志岳取次而比之便成名筆時人
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假廣之旨無
以成斯美也今覺範口之所談筆之所錄
兼有二子之美何哉大氏文士有妙思者
未必有美才有美才者未必有妙思惟體

道之士見亡執譙定亂兩融心如明鏡遇
物便了故縱口而談信筆而書無遠而不
真也然則覺範所以兼二子之美者得非
體道而然耶余是以知士不可不知道也
覺範名惠洪筠陽人今住臨川北景德禪
寺盖赴顯謨閣待制朱公之請云大觀元
年十一月一日序

林間錄卷上

高安沙門釋德洪集

杭州興教小壽禪師初隨天台韶國師普請聞墮
薪而悟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
大地全露法王身國師領之而已及開法衲子爭
師尊之御史中丞王公隨出鎮錢塘往候壽至湖
上去騶從獨步登寢室壽方負暄毳衣自若忽見
之問曰官人何姓王公曰隨姓王卽拜之壽推蒲
團藉地而坐語笑終日而去門人見壽讓之曰彼
王臣來奈何不爲禮此一衆所係非細事也壽

唯他日王公復至寺衆橫撞大鐘萬指出迎而壽
前趨立于松下王公望見出輿握其手曰何不如
前日相見而邊爲此禮數耶壽頷左右且行且言
曰中丞卽得柰知事蹟何其天資粹美如此真本
色佳山人也
白雲端禪師有逸氣少游湘中時會禪師新自楊
岐來居雲蓋一見心竒之與語每終夕會忽問曰
上人落髮師爲誰對曰茶陵郁和尚會曰吾聞其
過溪有省作偈甚竒能記之否端卽誦曰我有神
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

萬朵會大笑而去端愕然左右視通夕不寐明日
求入室咨詢其事時方歲旦會曰汝見昨日作野
狐者乎對曰見之會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又大駭
曰何謂也會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因大悟於
言下

魏府老洞華嚴示衆曰佛法在日用處在行住坐
卧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舉心動
念又却不是也又曰時當缺減人壽少有登六七
十者汝輩入我法中整頓手脚未穩早是三四十
年須臾衰病至衰病至則老至老至則死至前去

幾何尚復恣意何不初中後夜純靜去文潞公鎮
北京洞老來謁別潞公曰法師老矣復何往對曰
入滅去潞公笑謂其戲語自送之歸與子弟言其
道韻深穩談笑有味非常僧也使人候之果入滅
矣大驚嘆異久之及闍維親往臨觀以瑠璃瓶置
坐前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填吾瓶言卒烟自空
而降布入瓶中烟滅舍利如所願潞公自是竭誠
內典恨知之暮也

棲賢禪師建陽人嗣百丈常和尚性高簡律身
精嚴動不違法度暮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爲未敬

則立誦行披之黃龍南禪師初游方年方少從之
屢年故其平生所爲多取法焉嘗曰棲賢和尚定
從天人中來叢林標表也雪竇顯禪師嘗自淮山
來依之不合乃作師子峯詩而去曰踞地盤空勢
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峯上不得雲
擎也出頭

李肇國史補曰崔趙公問徑山道人法欽弟子出
家得否欽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趙
公嘆賞其言贊寧作欽傳無慮千言雖一報曉雞
死且書之乃不及此何也

大覺禪師璉公以道德爲仁廟所敬天下想望風采其居處服玩可以化寶坊也而皆不爲獨於都城之西爲精舍容百許人而已棲賢舜老夫爲郡吏臨以事民其衣走依璉璉館於正寢而自處偏室執弟子禮甚恭王公貴人來候者皆怪之璉具以實對且曰吾少掌問道於舜今不當以像服之殊而二吾心也聞者嘆服仁廟知之賜舜再落髮仍居棲賢

唐宣宗微時武宗疾其賢數欲殺之宦者仇公武保佑之事迫公武爲薙髮作比丘使逸遊故天下

名山多所登賞至杭州鹽官禪師安公者江西馬祖之高第一見異之待遇特厚故宣宗留鹽官最久及卽位思見之而安公化去久矣先是武宗盡毀吾教至是復興之雖法之隆替係於時然庸詎知其力非安公致之耶仇公武之德不愧漢邴吉而新書畧之獨班班見於安禪師傳爲可嘆也嘗有贊其像者曰已將世界等微塵空裏浮華夢裏身勿謂龍顏便分別故應天眼識天人

贊寧作大宋高僧傳用十科爲品流以義學冠之已可笑又列巖頭叟禪師爲苦行智覺壽禪師爲

興福而雲門大師乃僧中王也與之同時竟不載何也

長沙岑禪師因僧亡以手摩之曰大衆此僧却真實爲諸人提綱商量會麼乃有偈曰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真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真寂滅誰在復誰行雪峯和尚亦因見亡僧作偈曰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金剛體但看觸髅前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有僧問法眼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法眼答曰是汝面前又

問遷化向甚麼處去答曰亡僧幾曾遷化進曰爭柰卽今何答曰汝不識亡僧近代尊宿不復以此旨曉人獨晦堂老師時一提起作南禪師圓寂日偈曰去年三月十有七一夜春風撼籌室三角麒麟入海中空餘片月波心出真不掩僞曲不藏直誰人爲和雪中吟萬古知音是今日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旣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悠哉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

十六

南禪師居積翠時以佛手驢脚生緣語問學者答者甚衆南公瞋目如入定未嘗可否之學者趨出竟莫知其是非故天下謂之三闕語晚年自作偈三首今只記其二曰我手佛手齊舉禪流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處自然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皆契無生直待雲開日現此道方得縱橫雲蓋智禪師嘗爲予言曰昔吾再入黃蘗至坊塘見一僧自山中來因問三闕語兄弟近日如何商量僧曰有語甚妙可以見意我手何似佛手曰月下弄琵琶或曰遠道擎空鉢我脚何似驢脚曰驚鶯

立雪非同色或曰空山踏落花如何是汝生緣處曰某甲某處人時戲之曰前塗有人問上座如何是佛手驢脚生緣意旨汝將遠道擎空鉢對之耶驚鶯立雪非同色對之耶若俱將對則佛法混濫若揀擇對則幾事偏枯其僧直視無所言吾謂曰雪峯道底

夾山會禪師初住京口竹林寺升座僧問如何是法身答曰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答曰法眼無瑕時道吾笑於衆中會遙見因下座問曰上座適笑笑何事耶道吾曰笑和尚一等行脚放複子不着

所在會曰能爲我說否對曰我不會說秀州華亭有船子和尚可往見之會因散衆而往船子問大德近往何寺對曰寺則不住住則不寺船子曰不寺又不住似箇什麼對曰不是目前法船子曰何處學得來對曰非耳目之所到船子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嗟乎於今叢林師授弟子例皆禁絕悟解推去玄妙唯要直問直答無則始終言無有則始終言有毫末差誤謂之狂解使船子聞知豈止萬劫驢橛而已哉由此觀之非特不善悟要亦不善疑也善疑者必思三十三祖授法之際

悟道之緣其語言具在皆可以理究以智知獨江西石頭而下諸大宗師以機用應物觀其問答演漾然令人坐睡其道異諸祖耶則嗣其法其不異耶則所言乃爾不同故知臨濟大師曰大凡舉論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蓋明此也不知者指爲門庭建立權時語言可悲也

天衣懷禪師說法於淮山三易法席學者追崇道顯著矣然猶未敢通名字於雪竇雪竇已竒之僧有誦其語至曰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

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竇拊髀嘆息卽遣人慰之
懷乃敢一通狀問起居而已瀉山真如禪師從真
點育游寂久叢林戶知之然對客未嘗一言及其
平昔見聞之事至圓寂日展畫像但薦茶菓而已
二大老識度高遠退託涼薄以諷後學可謂善推
尊其師者也

雲庵和尚居洞山時僧問華嚴論云以無明住地
煩惱便爲一切諸佛不動智一切衆生皆自有之
只爲智體無性無依不能自了會緣方了且無明
住地煩惱如何便成諸佛不動智理極深玄絕難

曉達雲庵曰此寂分明易可了解時有童子方掃
除呼之回首雲庵指曰不是不動智却問如何是
汝佛性童子左右視惘然而去雲庵曰不是住地
煩惱若能了之卽今成佛又嘗問講師曰火災起
時山河大地皆被焚盡世間空虛是否對曰教有
明文安有不是之理雲庵曰如許多灰燼將置何
處講師舌大而乾笑曰不知雲庵亦大笑曰汝所
講者紙上語耳其樂說無礙之辯荅則出人意表
問則學者喪氣蓋無師自然之智非世智可當真
一代法施主也

二祖大師服勤累年至於立雪斷臂而達摩僅以一言語之牛頭懶融枯禪窮山初無意於有聞而四祖自往說法祖師之於師弟子之際其必有旨耶

楊文公談苑記沙門寶誌銅牌記識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宣祖之諱正當之也又記周世宗悉毀銅像鑄錢謂宰相曰佛教以謂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愛乎鎮州大

悲甚靈應當擊毀以斧擊其育鐙破之太祖親見其事後世宗北征病疽發背間咸謂其報應太祖因信重釋教歐陽文忠公歸田錄首記太祖初幸相國寺問僧錄贊寧可拜佛否寧奏曰不拜問其故寧荅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因以爲定制二公所記皆有深意決非苟然者予聞君子樂與人爲善雖善不善謂之矜文忠公每恨平心爲難豈真然耶

唐僧元曉者海東人初航海而至將訪道於名山獨行荒陂夜宿塚間渴甚引手掬于穴中得泉甘

涼黎明視之髑髏也大惡之盡欲嘔去忽猛省大
嘆曰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髑髏不二如來大
師曰三界唯心豈欺我哉遂不復求師卽日還海
東疏華嚴經大弘圓頓之教予讀其傳至此追念
晉樂廣酒盃蛇影之事作偈曰夜塚髑髏元是水
客盃弓影竟非蛇箇中無地容生滅笑把遺編篆
縷斜

棗栢大士清涼國師皆弘大經造疏論宗於天下
然二公制行皆不同棗栢則跣行不帶超放自如
以事事無礙行心清涼則精嚴玉立畏五色糞以

十願律身評者多喜棗栢坦宕笑清涼縛束意非
華嚴宗所宜爾也予曰是大不然使棗栢難髮作
比丘未必不爲清涼之行蓋此經以遇緣卽宗合
法非如餘經有局量也

晉鳩摩羅什兒時隨母至沙勒頂戴佛鉢私念鉢
形甚大何其輕耶卽重失聲下之母問其故對曰
我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予以是知一切諸法
隨念而至念未生時量同太虛然則卽今見行分
別者萬類紛然何故靈驗不等曰是皆亂想虛妄
如因夢中事心力昧畧微劣故也嗟乎人莫不有

忠孝之心也而王祥卧冰則魚躍耿恭拜井則泉
冽何也蓋其養之專故靈驗之應速如影響

菩提達摩初自梁之魏經行於嵩山之下倚杖於
少林面壁燕坐而已非習禪也久之人莫測其故
因以達摩爲習禪夫禪諸行之一耳何足以盡聖
人而當時之人以之爲史者又從而傳於習禪之
列使與枯木死灰之徒爲伍雖然聖人非止於禪
那而亦不違於禪那如易出乎陰陽而亦不違乎
陰陽

舊說四祖大師居破頭山山中有無名老僧唯植

松人呼爲栽松道者嘗請於祖曰法道可得聞乎
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能再來吾尚
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
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
之老僧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
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庸紡里中夕於衆館之下已
而生一子以爲不祥棄水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
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邑人呼爲
無姓兒四祖見於黃梅道中戲問之曰汝何姓曰
姓固有但非常姓祖曰何姓曰是佛性祖曰汝乃

無姓耶曰姓空故無祖化其母使出家時七歲衆
館今爲寺號佛母而周氏尤盛去破頭山佇望間
道者肉身尚在黃梅東禪有佛母塚民塔其上傳
燈錄定祖圖記忍大師姓周氏者從母姓也大宋
高僧傳乃曰釋弘忍姓周氏其母始娠移月光照
庭室終夕若晝異香襲人舉家欣駭安知衆館本
社屋生時寘水中乎又曰其父偏愛因令誦書不
知何從得此語其叙事妄誕大率類此開元中文
學閭丘均爲塔碑徒文而已會昌毀廢唐末烽火
更遭蹂踐愈不可考知其書謬者母氏周而曰有

父故也無爲子嘗贊其像曰人孰無父祖獨有母
其母爲誰周氏季女濁港滔滔入大江門前依舊
長安路

斷際禪師初行乞於雒京吟漆鉢聲一嫗出棘扉
問曰太無厭足生斷際曰汝猶未施反責無厭何
耶嫗笑掩扉斷際異之與語多所發藥辭去嫗曰
可往南昌見馬大師斷際至江西而大師已化去
聞塔在石門遂往禮塔時大智禪師方結廬塔傍
因叙其遠來之意願聞平昔得力言句大智舉一
喝三日耳聾之語示之斷際吐舌大驚相從甚久

暮年始移居新吳百丈山考其時嫗死久矣而大
宋高僧傳曰嫗祝斷際見百丈非也

雲居佛印禪師曰雲門和尚說法如雲絕不喜人
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我語他時
定販賣我去今對機室中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爲
衣隨所聞隨卽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中
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卽狂可嘆也

玄沙備禪師新於山中傍僧呼曰和尚看虎玄沙
見虎顧僧曰是你靈潤法師山行野燒迅飛而來
同游者皆避之潤安步如常曰心外無火火實自

心謂火可逃無由免火火至而滅嚴陽尊者單丁
住山蛇虎就手而食歸宗常公刈草見蛇芟之傍
僧曰久聞歸宗今日乃見一麓行沙門常曰你麓
我麓耶吾聞親近般若有四種驗心謂就事就理
入就理一本有事出就事理之外宗門又有四藏鋒
之用親近以自治藏鋒之用以治物

荊州天王寺道悟禪師如傳燈錄所載則曰道悟
得法於石頭所居寺曰天皇婺州東陽人姓張氏
年十四歲出家依明州大德披剃年二十五杭州
竹林寺受具首謁徑山國一禪師服勤五年大歷

中抵鍾陵謁馬大師經二夏乃造石頭元和丁亥四月示寂壽六十膺三十五及觀達觀禪師所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嗣馬祖引唐丘玄素所譏碑文幾千言其畧曰師號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卽子玉後胤也年十五於長沙寺禮曇翦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律德得尸羅謁石頭扣寂二年無所契悟乃入長安親忠國師三十四與侍者應真南還謁馬大師大悟於言下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復還渚宮元和十三年戊戌歲四月初示疾十三日歸寂壽八十二膺六十三考其傳正如兩人然

玄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崇信住澧州龍潭南嶽讓禪師碑唐聞人歸登撰列法孫數人于後有道悟名圭峯荅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無稟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

草堂禪師牋要曰心體靈知不昧如一摩尼珠圓照空淨都無差別之相以體明故對物時能現一切色相色自差而珠無變易如珠現黑時人以珠爲黑者非見珠也離黑覓珠者亦非見珠也以明黑都無爲珠者亦非見珠也馬祖說法卽妄明真

正如以黑爲珠神秀說法令妄盡方見覺性者離
妄求真正如離黑覓珠牛頭說法一切如夢本來
無事真妄俱無正如明黑都無爲珠獨荷澤於空
相處指示知見了了常知正如正見珠體不顧衆
色也密以馬祖之道如珠之黑是大不然卽妄明
真方便語耳畧知教乘者皆了之豈馬祖應聖師
遠識爲震旦法王出其門下者如南泉百丈大達
歸宗之徒皆博綜三藏熟爛真妄之論爭服膺師
尊之而其道乃止於如珠之黑而已哉又以牛頭
之道一切如夢真妄俱無者是大不然觀其作心

王銘曰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境隨照冥濛
縱橫無照最微最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一一皆
治知見之病而荷澤公然立知見優劣可見而謂
其道如明黑都無爲珠者豈不重欺吾人哉至如
此秀之道頓漸之理三尺童子知之所論當論其
用心秀公爲黃梅上首頓宗直指縱曰機噐不逮
然亦飮聞飽參矣豈自甘爲漸宗徒耶蓋祖道于
時疑信半天下不有漸何以顯頓哉至於紛爭者
皆兩宗之徒非秀心也便謂其道止如是恐非通
論吾聞大聖應世成就法道其權非一有冥權有

顯權冥權卽爲異道爲非道顯權則爲親友爲知識庸詎知秀公非冥權也哉

唐僧復禮有法辯當時流輩推尊之作真妄偈問天下學者曰真法性本淨妄念何由起從真有妄生此妄何所止無初卽無末有終應有始無始而無終長懷懣茲理願爲開玄妙析之出生死清涼國師答曰迷真妄念生悟真妄卽止能迷非所迷安得長相似從來未曾悟故說妄無始知妄本自真方是恒妙理分別心未忘何由出生死圭峯禪師答曰本淨本不覺由斯妄念起知真妄卽空知

空妄卽止止處名有終迷時號無始因緣如幻夢何終復何始此是衆生源窮之出生死又曰人多謂真能生妄故妄不窮盡爲決此理重答前偈曰不是真生妄妄迷真而起悟妄本自真知真妄卽止妄止似終末悟來似初始迷悟性皆空皆空無終始生死由此迷達此出生死予味二老所答之辭皆未副復禮問意彼問真法本淨妄念何由而起但曰迷真不覺則孰不能答耶因爲明其意作偈曰真法本無性隨緣染淨起不了號無明了之卽佛智無明全妄情知覺全真理當念絕古今底

處尋終始本自離言詮分別卽生死

雲庵和尚嘗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如起信
曰若有衆生來求法者隨已能解方便爲說不應
貪著名利恭敬唯念自利利他回向菩提故者爲
弘法大峻者言之也圓覺曰末世衆生欲修行者
應當盡命供養善友事善知識彼善知識欲來親
近應斷瞋恨現逆順境猶如虛空者爲求道不精
進者言之也雖然爲弟子者能不忘精進則爲師
者不害於太峻方今學者未能盡致敬之禮而責
以慳法則過矣侍者進曰然則三世如來法施之

式可得聞乎曰法華曰於一切衆生平等說法以
順法故不多不少乃至深愛法者亦不爲多說此
佛之遺意也

達觀穎禪師初出東吳年纔十六七泊舟秦淮宿
奉先寺時寺皆講人見其禪者又少之不爲禮穎
讓曰佛記比丘惡客比丘至者法將滅爾輩安爲
之耶有荅者曰上人卽主此敬客未晚穎笑曰我
願未暇居此然能易道行者使飯十方僧報佛恩
耳時內翰葉公清臣守金陵穎袖書謁之葉公曰
昨晚至此何以知建寺始末之詳如此乎對曰夜

閱舊碑知之因極言律居之弊敗傷風化葉公大
奇之奉先緣是乃爲禪林吳中講師多譏諸祖傳
法偈無譯人禪者與之辯失其真適足以重其謗
穎論之曰此達摩爲二祖言者也何須譯人耶如
梁武初見之卽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荅曰廓然
無聖進曰對朕者誰又曰不識使達摩不通方言
則何於是時便能尔耶講師不敢復有辭其挫服
魔外之氣無師自然之智發自妙齡而遇事則應
無所疑畏天性則然後爲石門聰之嗣首山嫡孫
也

涅槃經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世
尊有秘密藏是義不然何以故諸佛世尊唯有密
語無秘密藏譬如幻主機關木人人雖覩見屈伸
俯仰莫知其內而使之然佛法不爾咸令衆生悉
得知見云何當言佛世尊有秘密藏佛讚迦葉善
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來實無秘密之藏何
以故如秋滿月處空顯露清淨無翳人皆觀見如
來之言亦復如是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
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又曰又無語者猶
如嬰孩言語未了雖復有語實亦無語如來亦爾

語未了者卽秘密之言雖有所說衆生不解故名
無語故石頭曰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藥山曰
更須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汝說者箇語顯
無語底長慶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
傳語且道心作麼生傳若也無言啓蒙何名達者
雲門曰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
說因甚麼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
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訶見性如隔羅縠
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是若是得
底人道火何曾燒着口耶予每曰衲子於此徹去

方知諸佛無法可說而證言說法身如何是言說
法身自荅曰斷頭船子下楊州

王文公曰佛與比丘辰巳間應供名爲齋者與衆
生接不可不齋又以佛性故等視衆生而以交神
之道見之故首楞嚴曰嚴整威儀肅恭齋法又曰
梵語三昧此云正定正定中所受境界謂之正受
異於無明所緣受故圓覺曰三昧正受釋者謂梵
語三昧此云正受而寶積云三昧及正受則此釋
非也

曹溪大師將入涅槃門人行瑠超俗法海等問和

尚法何所付曹溪曰付囑者二十年外於此地弘揚又問誰人答曰若欲知者大庾嶺上以網取之圭峯欲立荷澤爲正傳的付乃文釋之曰嶺者高也荷澤姓高故密示之耳欲抑讓公爲旁出則曰讓則曹溪門下旁出之汎徒此類數可千餘嗚呼逐鹿者不見山攫金者不見人殆非虛言方密公所見唯荷澤故諸師不問是非例皆毀之如大庾嶺上以網取之之語是大師末後全提妙旨而輒以意求讓公僧中之王而謂之汎徒詳味密公之意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老安國師有言曰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不住色不住聲不住迷不住悟不住體不住用而生其心者卽一切法而顯一心若住善生心卽善現若住惡生心卽惡現本心卽隱沒若無所住十方世界唯一心信知曹溪大師云風檐不動是心動脩山主有偈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暗却本來人

有僧問晦堂老人曰五祖前身栽松道者嘗託周氏女而生彼三緣不和合何從而生耶老人笑曰汝聞樹提伽生於火中伊尹生於空桑乎對曰聞

之汝於彼二人乃不疑其生不由三緣而獨疑五
祖耶方今士大夫之留意宗乘者皆以此爲疑及
聞此語莫不釋然予以謂老人所示未欲極教乘
之本意第就其機息狂情耳馬大師曰佛是能仁
有智慧善機宜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
縛其斯之謂歟

宗鏡錄曰雖然心卽是業業卽是心旣從心生還
從心受如何現今消其妄業報答曰但了無作自
然業空所以云若了無作惡業一生成佛又曰雖
有作業而無作者卽是如來秘密之教又凡作業

悉是自心橫計外法還自對治妄取成業若了心
不取境界自不生無法牽情云何成業予嘗作偈
釋其旨曰舉手炷香而供養佛其心自知應念獲
福舉手操刀恣行殺戮其心自知死入地獄或殺
或供一手之功云何業報罪福不同皆自橫計有
如是事是故從來枉沈生死雷長芭蕉鍊轉磁石
俱無作者而有是力心不取境界亦自寂故如來
藏不許有識

維摩經曰入不思議境如借座燈王取飯香土促
演其日刳大小之相容可以神會妙旨至曰一切

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極難解通首楞嚴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見道者妄盡覺明自見空殞可也而下文乃又曰一切魔王見其宮殿無故圯裂爲難和會古諸法師俱有注釋校其所論未容無說

臨濟大師建立四賓主今徒閱其語竟莫能分辯之知之者未必真不知者以爲苟然又有四喝一喝如金剛王寶劔一喝如踞地獅子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如踞地獅子探竿影

草後學往往不省其何等語安能識其意耶不過曰此古人一期建立之辭耳何足問哉然則臨濟之言遂爲虛語也今係其偈於此曰金剛王劔覲露堂堂才涉唇吻卽犯鋒鏖踞地師子本無窠臼頓佇之間卽成滲漏探竿影草莫入陰界一點不來賊身自敗有時一喝不作喝用佛法大有只是牙痛

予游長沙至鹿苑見岑禪師畫像想見其爲人作岑大蟲贊并序曰如來世尊語阿難曰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

相其性真爲妙覺明體龍勝菩薩曰諸法不自生
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以佛祖之
辯談心法之妙其清淨顯露如掌中見物無可疑
者而末世衆生卒不明了者蓋其迷妄之極非其
所聞之習故也禪師憫之故於所習之境譬之曰
若心是生則夢幻空華亦應是生若身是生則山
河大地森羅萬象亦應是生大哉言乎與首楞嚴
中觀論相終始也禪師大寂之孫南泉之子趙州
之兄開法於長沙之鹿苑當時衲子徭彊如仰山
者猶下之而呼以爲岑大蟲云爲之贊曰長沙大

蟲聲威甚重獨眠空林百獸震恐寂子兒癡見不
知畏引手捋鬚幾缺其耳大空小空你虎亦尔如
備與覺可撩其尾嗟今衲子眼如裴旻但見其彪
安識虎真我拜公像非存非没百尺竿頭行塵勃
勃

白雲端禪師曰天下叢林之興大智禪師力也祖
堂當設達摩初祖之像於其中大智禪師像西向
開山尊宿像東向得其宜也不當止設開山尊宿
而畧其祖宗耳雲居祐禪師曰吾觀諸方長老示
戒必塔其骸山川有限而死本無窮百千年之下

塔將何所容於是于宏覺塔之東作卵塔曰凡住持者自非生身不壞火浴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填於此其西又作卵塔曰凡衆僧化皆藏骨石於此謂之三塔二大老識度高遠可爲後世法然孤論難持犯衆難成卒必有賞音吾將觀焉

東京覺嚴寺有誠法師講華嚴經歷席軍久學者依以揚聲其爲人純至少緣飾高行遠識近世講人莫有居其右者元祐初高麗僧統航海至上表乞傳持賢首宗教歸本國流通奉聖旨下兩街舉可以授法者有司以師爲宜上表辭免曰臣雖刻

意講學識趣淺陋特以年運已往妄爲學者所推今異國名僧航海問道宜得高識博聞者爲之師竊見杭州慧因院僧淨源精練教乘旁通外學舉以自代實允公議奉聖旨依所乞勅差朝奉郎楊傑館伴至錢塘受法

予建中靖國之初故人處獲洞山初禪師語一編福嚴良雅所集其語言宏妙真法窟爪牙大畧曰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未達其源者落在第八魔界中又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於此四句語中見得分明也

作箇脫洒衲僧根椽片瓦粥飯因緣堪與人天爲善知識於此不明終成養鹵雲庵平生說法多稱初悟門度越格量偶閱舊記見其寄道友偈并序曰昔洞山參雲門悟旨於言下入佛正知見所有炙脂帽子鶻臭布衫皆脫去以四句偈明其悟蓋得展事自在之用投機善巧之風故其應機接物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得大自在於哮吼時百獸震駭蓋法王法如是故也又世所傳見雲門者皆坐脫立亡何哉以無佛法知見故也因隨句釋以奉寄曰大用現前能展事春來何處不開花放

伊三頓叅堂去四海當知共一家又曰千差萬別解投機明眼宗師自在時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群消息少人知又曰遊山翫水便乘言自己商量終不偏鶻臭布衫脫未得且隨風俗度流年又曰滯句乘言是瞽聾叅禪學道自無功悟來不費纖毫力火裏唧螻吞大蟲

宗道者不知何許人也往來舒蘄間多留於投子性嗜酒無日不醉村民愛敬之每餉以醇醪居一日方入浴聞有尋宗者度其必送榼至裸而出得酒徑去人皆大笑而宗傲然不忤嘗散衣下山有

逆而問者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對曰袈裟褻草鞋
意旨如何曰赤脚下桐城陳退夫初赴省闈過宗
戲問曰瓘此行欲作狀元得否宗熟視曰無時卽
得莫測其言也而退夫果以第三名上第時彦作
魁方悟無時之語宗見雪竇而起放自如言法華
之流也

雪竇初在大陽玄禪師會中典客與僧夜語雌黃
古今至趙州栢樹子因緣爭辯不已有一行者立
其旁失笑而去客退雪竇呼行者至數之曰對賓
客敢爾耶對曰知客有定古今之辯無定古今之

眼故敢笑曰且趙州意汝作麼生會因以偈對曰
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
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雪竇大驚乃與結友或云
卽承天宗禪師也予謂聞此可以想見當時法席
之盛也

晦堂老人嘗以小疾醫寓漳江轉運判官夏倚公
立往見之因劇談妙道至會萬物爲自己及情與
無情共一體時有犬卧香案下以壓足擊犬又擊香
案曰犬有情卽去香案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
得成一體去夏不能答晦堂曰纔入思惟便成剽

法何曾會物爲已耶老黃龍入滅道俗請繼主道
場法席之盛初不減平時然性真率不樂從事五
求解去乃得謝事閑居而道學者益親謝景溫師
直守潭州虛大瀉以致之三辭弗往又囑江西彭
汝礪器資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晦堂曰願見謝
公不願領大瀉也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
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
尊禮爲人天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戶籍之
民直遣伍伯追呼耳豈可復爲也器資以斯言反
命師直由是致書願得一見不敢以住持相屈遂

往長沙蓋於四方公卿意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
數舍亦不往也開法黃龍十二年退居庵頭二十
餘年天下指晦堂爲道之所在蓋末世宗師之典
刑也

圓通祖印訥禪師告老於郡乞請承天端禪師主
法席郡可其請端欣然而來自以少荷大法前輩
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
宗風大振未幾年訥公厭閑寂郡守至自陳客情
太守惻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登座曰昔日
大法眼禪師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

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
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包腰而去一衆大
驚遮留之不可叢林至今敬畏之

南禪師住廬山歸宗火一夕而燼大衆譁譟動山
谷而黃龍安坐如平時桂林僧洪準欲掖之而走
碩見叱之準曰和尚縱厭世間慈明法道何所賴
耶因徐整衣起而火已及座榻矣坐是入獄郡吏
發其私忿考掠百至絕口不言唯不食而已兩月
而後得釋鬚髮不剪皮骨僅在真點膏迎於中塗
見之不自知泣下曰師兄何至是也黃龍叱曰遮

俗漢真不覺拜之蓋其不動如山類如此

曹山耽章禪師初辭洞山悟本本曰吾在雲岩先
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令付授汝汝善護
持無令斷絕遇真法器方可傳委直須秘密不得
影露恐屬流布喪滅吾宗夫末法時代人多乾慧
若要辨認向去之人真偽有三種滲漏當機直須
具眼一見滲漏者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
者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者體妙失宗機
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綱要三
偈初敲偈俱行曰金針雙鎖備狹路隱全該寶印

當空妙重重錦縫開其次金鎖玄路曰交互明中
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尋進退金鎖網鞞鞞又其次
理事俱不涉曰理事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
巧拙電火爍難追衲子當機能如電火難追則方
透三種滲漏圓覺曰衆生爲解礙苦薩未離覺故
知脫生死於言下自非上根大智何以臻此大愚
以黃檗爲老婆良有以也黃檗每曰決定不流至
第二念就中方入我宗門蓋宗乘有旨趣下流不
悟妄生同異欲望大法之興不亦難乎
龍牙和尚作半身寫照其子報慈匡化爲之贊曰

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二老洞
山悟本兒孫也故其家風機貴回互使不犯正位
語忌十成使不墮今時而匡化匠心獨妙語不失
宗爲可貴也餘杭政禪師嘗自寫照又自爲之贊
曰貌古形疎倚杖梨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
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政公超然奇逸人也故
其高韻如光風霽月詞致清婉而道味苦嚴古今
贊偈甚多予尤愛此二篇

圭峯日用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
散亂心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

終能轉業偶閱唐史李訓之敗被綠衣詭言黜官
走終南依密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蓋
屋吏所執訓死仇士良捕密詰之怡然曰與訓游
久吾法遇難則救初無愛憎死固吾分予謂比丘
於唐交士大夫者或見於傳記多犯法辱教而圭
峯獨超然如此爲史者亦欣然點筆疾書蓋其履
踐之明也觀其偈則無不欲透脫情境譬如香象
擺壞鐵鎖自在而去豈若蠅爲唾所浣哉

雲庵住歸宗時方送法眼大師茶毘時雨新霽泥
方滑道忽蹣倒大衆爭掖而起舉火把曰法眼茶

毘歸宗遭顛呈似大衆更無可說

石頭大師作參同契其末曰謹白參玄人光陰莫
虛度法眼禪師註曰住住思大難訓法眼可謂見
先德之心矣衆生日用以妄想顛倒自蔽光明故
多違時失候謂之虛度光陰有道者無他能善用
其心耳故趙州曰一切但仍舊從上諸聖無不從
仍舊中得大智度論曰衆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
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衆生自能
善用心卽合本妙首楞嚴曰佛謂阿難譬如琴瑟
笙篴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衆

生亦復如是實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
業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華嚴偈曰若有欲識佛
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
向皆無礙

大智禪師曰夫教語皆是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
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後始明善菩薩卽非菩
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卽說一
句荅令人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
干教主事故知古大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不
知者以謂苟然語如無著所釋金剛般若若是此意

也洞山安立五位道眼明者視其題目十五字排
布則見悟本老人如曰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
中至無中到是也汾陽頌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
毫纔動則差相或作違金剛透匣誰能解唯有那吒
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淨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
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銚失却威

金剛般若曰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
非法西天此土聖賢釋者無慮千餘人然莫如無
著得佛之意雙林大士又從而申明之無著於此
判爲言說法身意以謂筏者言說也雖與人俱然

亦不類如筏行水中而實不住非法者二邊也在筏且不類豈於二邊而止住耶故曰何況非法大士偈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人法俱名執悟理詎勞詮中流仍被溺誰論在二邊有無如取一卽被汙心田故曹洞宗旨有混不得類不齊之語也

雲峯悅禪師再游泐潭重會南禪師叙別講舊相得甚懽久之更使一見石霜慈明老人旣至石霜憇於山前莊聞其坦率之風悔來因不復過門徑造南岳福嚴末期月掌記室俄長老賢公化去郡

以慈明來居之初聞夜叅貶剥諸方異解皆其平生艱難而得者於是嘆服卽投誠問道三往三被罵而退不勝忿業已歸之明日復往慈明罵如故因啓曰某唯以不解故來問善知識宜施方便不蒙開示專以罵爲豈從上所以授法之式耶慈明驚曰南書記我謂汝是箇人乃作罵會耶黃龍聞其語如桶底脫拜起汗下從容論趙州因緣呈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如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雙慈明閱之笑曰偈甚佳但易一字曰老婆勘破有來由其機智妙密又如

此黃龍辭去白曰大事畢竟如何慈明訶曰着衣喫飯不是畢竟病屎送尿不是畢竟予嘗游福嚴覽其山川之形勝讀思大所記曰此山增人之志力居之者多得道故祖宗授法莫不因之雖大法之興必依之人然馬祖於此受讓公記荊其道大振於江西今慈明黃龍事迹復相類亦足怪也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法眼禪師忽聞齋魚聲謂侍者曰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來不聞會麼

有僧嘗登三生藏取思大平生所持錫立之疑慮

橫生終不能定忽自念曰當一切放下却卽舉錫置之錫卓然不傾以問予其故何哉予曰非特於錫則然凡事若有心卽成差悞試觀兒輩剪紙擬心卽失不擬心徑往無難故道人不可須臾忘照也

首楞嚴曰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涅槃曰譬如猛火不能燒薪火出木盡名爲燒薪般若燈論曰根境理同然智者何驚異衲子於此見徹方入阿字法門

康僧會天竺人吳赤烏十年初至建業營立茆茨

設像行道孫權疑爲矯異召問曰有何靈驗對曰
如來遷迹忽逾十載遺骨舍利神耀無方昔阿育
王起塔至八萬四千塔寺之興表遺化也權曰若
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
日乃謂其屬共結淨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至
期無應會求伸至三七忽聞瓶中銷別本作鑿然有聲
果獲舍利以示權權與群臣聚觀五色燭人權大
驚而起曰希有之瑞也釋曇諦父彤嘗爲冀州別
駕母黃氏晝寢夢一僧呼爲母寄一塵尾并錢鏤
書鎮二枚旣覺而兩物具賦作存因而懷娠生諦

此二物乃諦前身爲宏覺法師爲姚萇講法華所
獻追繹宏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會以真誠之至
能生致舍利諦以大願所持亦能死將長物嗚呼
真誠大願之力尚能反易生死如意自在况守護
心城者耶

莊子言藏舟於壑藏山於澤釋者遺語如流至曰
藏天下於天下未有不嗒然危坐置筆而思者晦
堂老人嘗問學者此義如何對之甚衆晦堂笑曰
汝善說道理予作偈記其意曰天下心知不可藏
紛紛嗅迹但尋香端能百尺竿頭步始見林梢掛

角羊又問列子載兩小兒論日遠近不決而質於孔子孔子不荅其意何在學者皆曰聖如夫子亦莫能辨此理是以無說也晦堂亦笑之予作偈釋之曰涼溫遠近轉增疑不荅當渠痛處雖尚逐小兒爭未已仲尼何獨古難知

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一日游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脩竹滿軒霜清清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闕經自若與語不甚頌荅文忠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

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

言法華梵相奇古直視不瞬時獨語笑多行市里褰裳而趨或舉指畫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嚼無所擇道俗並目爲狂僧懷禪師未出家時師見之撫其背曰德山臨濟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對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僧問世有佛否對

曰寺裏文殊有問師爲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將示化作遺偈其言不可曉也已而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寢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也

照覺禪師元豐之間華東林律居爲叢林天下衲子望風而集咸信敬畏仰以爲肉身大士其被賞識者必名聞諸方然未嘗輕予人羅漢小南禪師嗣雲居祐公道眼明白未爲人知嘗至東林照覺鳴鐘集衆出迎于清溪之上其徒大驚自是南之名日益顯著佛印禪師再歸雲居靈源叟初自龍

山來與衆群居痛自韜晦佛印陞座白衆請以爲座元其禮數特異靈源受之叢林學者日親知晦堂老人法道有在矣嗚呼先德之成就法器使增重於世其法如此堯非不能誅四凶舉十六子也留以遲舜耳雖古聖人所爲莫能外是二老其亦知此者歟

古塔主去雲門之世無慮百年而稱其嗣青華嚴未始識大陽特以浮山遠公之語故嗣之不疑二老皆以傳言之自若其於已甚重於法甚輕古之人於法重者永嘉黃檗是也永嘉因閱維摩悟

佛心宗而往見六祖曰吾欲定宗旨也黃檗悟馬祖之意而嗣百丈故百丈嘆以爲不及也

地藏琛禪師能大振雪峯玄沙之道者其秘重大法恬退自處之効也歟予嘗想見其爲人城隈古寺門如死灰道容清深戲禪客曰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此間哉田博飯喫有旨哉

予初居黃龍山時作禪和子十二時偈曰吾活計無可觀但日日長一般夜半子困如死被虱咬動脚指雞鳴丑粥魚吼忙繫裙尋韆紐平旦寅忽欠伸兩眉稜重千斤日出卯自攪炒眼誦經口相拗

食時辰齒生津輪肚皮虧口唇喁中已眼前事看見親說不似日南午衣自補忽穿針全體露日映

未方

或作初

破睡洗開面摸着鼻晡時申寂天真順

便喜逆便瞋日入西壁掛口鏡中空日中斗黃昏戌作用密眼開闔烏萃律人定亥說便會法身眠無被蓋坐成叢行作隊活鱣鱣無障礙若動着赤肉艾本無一事可營爲大家相聚喫茱萸

雲峯悅禪師初至高安大愚見芝和尚芝問曰汝來何所求對曰擬學佛法芝曰佛法豈可容易學趣色力強健爲衆乞飯一遭學未晚悅天資純至

信受其言卽往行乞旣還而芝移居翠巖悅又詣芝所求入室芝曰佛法且置之大眾夜寒須炭更當乞炭一次學未晚悅又行乞歲晏載炭歸且求示誨芝曰佛法不怕爛却維那方缺人子當就職勿辭也遂鳴槌椎白衆請之悅有難色拜起追悔欲棄去業已當之因中休然恨不曉芝公之意果如何耳一日束破桶引篋觸盆墮地遂大悟方見芝公用處走見芝芝笑呼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未及吐一言再拜汗如雨而去故其門風孤峻未嘗有構之者南禪師嘗語大寧老原曰渠欲人

人悟解如此豈可得哉

神鼎諲禪師少年時與數耆宿游南岳一僧舉論宗乘頗博敏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諲曰上人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何人之語僧曰法眼大師偈也諲曰其義如何對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諲曰舌味是根境否對曰是諲以箸挾菜置口含糊而言曰何謂相入耶坐者相碩大驚莫能加荅諲曰路塗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

金剛三昧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初元曉造
疏悟其以本始二覺爲宗故坐牛車置几案於兩
角之間據以草文圓覺經以皆證圓覺無時無性
爲宗故經首敘文不標時處及考其翻譯之代史
復不書曉公設事表法圓覺冥合佛意其自覺心
靈之影像乎

曹溪六祖大師方其韜晦時雜居止於編民混勞
侶於商農十有六年蠻兒海豎販夫竈婦得以追
呼爾汝及其德加於人道信於天下也雖屢朝天
子不得而師友之其行聖賢之分故莫知貴賤之

異也大宋高僧傳曰天子累召祖竟不往曰吾貌
不揚北人見之必輕法是果祖師之言乎不仁者
之言也至人何嘗以形骸爲卹况其天形道貌以
慈攝物者其肯不自信耶

石頭和尚庵於南臺有年偶見負米登山者問之
曰送供米也明日卽移庵下梁端遂終於梁端有
塔存焉百丈寺在絕頂每日力作以償其供有勸
止之者則曰我無德以勞人衆不忍藏去作具因
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先德率身多
如此故六祖以石墜腰牛頭負米供衆今少年苾

薊孳鉢輦頌曰吾臂酸

雪竇禪師作祖英頌古其首篇頌初祖不契梁武
曰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者重嘆老
蕭不遇詞也昧者乃叙其事于前曰達摩旣去誌
公問曰陛下識此人否蓋觀音大士之應身耳傳
佛心印至此土柰何不爲禮耶老蕭欲追之誌公
曰借使闔國人追亦不復來矣雪竇豈不知誌公
沒於天鑒十三年而達摩以普通元年至金陵予
以是知叙此者非雪竇意也今傳寫又作蓋國蓋
可笑又頌洞山麻三斤曰堪憶長慶陸大夫解道

合哭不合哭意用長慶語長慶聞陸大夫此語而
哭乃問衆曰且道合哭不合哭事見傳燈錄而昧
者易曰合笑不合哭失其旨甚矣王文公見禪者
多問韓退之見大顛事往往對公妄談者公嗟惜
禪者吐辭多臆說不問義理故要謗者多以此有
志於宗教者當考證之不可苟也

僧問予轉八識成四智從上宗師頗有釋其義者
乎予曰曹溪有偈寂詳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
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其名無實性若於轉處不

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以五識第八親相分故曰
成所作智同圓鏡是皆果上方轉第六第七無別
體故但能了知卽性平等是皆因中轉也

英邵武開豁明濟之姿蓋從上宗門爪牙也嘗客
雲居掩室不與人交下視四海莫有可其意者曰
吾將老死於此山偶夜讀李長者十明論因大悟
久之夜經行聞二僧舉老黃龍佛手驢脚因緣異
之就問南公今何所寓對曰在黃檗黎明徑造南
公一見與語自以謂不及又往見翠岩真點育方
入室真問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英引手搯其膝

而去真笑曰賣匙箸客未是真自是知其機辯脫
畧窠臼大稱賞之於是一時學者宗向晚首衆僧
於圓通南公見僧自廬山來必問曾依觀英首座
否有不識者則曰汝行脚到廬山不識英首座是
寶山徒手之說也南公在世不肯開法南公化去
師曰大法捨我其誰能荷之耶遂出世往泐潭有
偈語甚多今止記其三首可以想見其爲人曰石
門路險鑊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鑊牛衝得
破毘盧海內鼓波濤又曰萬煨爐中餗蒺藜直須
高價莫饒伊橫來豎去呵呵笑一任旁人鼓是非

又曰十方齊現一毫端華藏重重帝網寒玕重善財何處去青霄風撼碧琅玕

達觀禪師嘗竊笑禪者不問義理如宗門有四種藏鋒初曰就理次曰就事至於理事俱藏則曰入就俱不涉理事則曰出就彼不視字畫輒易就理作袖裏易出就作出袖易入就作入袖就事不可易也則孤令之今德山四家錄所載具存使晚生末學疑長老袖中必有一物出入往來大可笑也晦堂老人見禪者汗漫則笑曰彼出家便依誦入陽經者爲師矣其見聞必自有淵源

南院和尚曰問在蒼處蒼在問處夾山曰明中抽橫骨暗中坐舌頭上座玄旨是老僧舌頭老僧玄旨是上座舌頭又曰坐却舌頭別生見解叅他活意不叅死意達觀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並是死門故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予嘗怪洞上臨濟提倡旨歸多相同蓋得前聖爲物法式之大要楞嚴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故舊說多言達磨乃觀音應身指楞伽可以印心則其旨蓋嘗曰佛語心爲宗故也又曰南岳讓公亦觀音應身味其意若非苟然者也

有僧謂予曰如古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
荅曰不落或荅曰不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或
荅曰通身是有聞之者則曰我則不然曰徧身是
或問如何是佛或荅曰臭肉等來蠅有聞之者曰
我則不然破驢脊上足蒼蠅或問擬借一問以爲
影草時如何或荅曰何必有聞之者曰何不道箇
不必如諸老宿所示何以分其優劣得達其旨於
法無礙謂一切語言無用揀擇信手拈來也耶則
彼皆輕重問荅錙銖而較之謂臨機直須辨別也
耶則彼之理致具在若無可同異者此吾所嘗疑

不能釋也予曰我不解子之疑然聞世尊在日有
比丘根鈍無多聞性佛令誦荅帚二字日夕誦之
言荅則已忘帚言帚則又忘荅每自起責係念不
休忽能言曰荅帚於此大悟得無礙辯才子能如
誦荅帚者當見先德大慈悲故爲物之心僧瞿瞿
而去

法昌倚遇禪師北禪賢公之子住山三十年刀耕
火種衲子過門必勘詰之英邵武聖上座皆黃龍
高弟與之友善多法句徧叢林晦堂老人嘗過之
問曰承聞和尚近日造草堂畢工否曰已畢工又

問曰幾工可成曰止用數百工遇患曰大好草堂
晦堂拊手笑曰且要天下人疑着臨終時使人要
徐德占德占偕靈源禪師馳往至則方坐寢室以
院事什物付監寺曰吾自住此至今日以護惜常
住故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着精彩言畢舉手中
杖子曰且道遮箇付與阿誰衆無對者擲於地投
牀枕臂而化

首山和尚嘗作傳法綱要偈曰咄咄

或作哉

拙郎君

機

或作巧

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穿靴

或作着靴

水上立

咄咄

或作哉

巧女兒停

或作擴

梭不解織貪看

或作看他

雞人水牛也不識汾陽無德禪師注釋之然學者
猶莫曉則知古人神悟穎脫之資今人不可企及
遠甚予嘗嗟誦之淳化三年十二月五日謂衆曰
老僧今年六十七老病相依且過日今年記取明
年事明年記着今年日至明年時皆無爽復謂衆
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
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安坐而化

大般若經曰諸天子竊作是念諸藥叉等言辭呪
句雖復隱密而當可知尊者善現於此般若波羅
蜜多雖以種種言辭顯示而我等輩竟不能解善

現知彼心之所念便告之言汝等天子於我所說不能解耶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具壽善現復告言我曾於此不說一字汝亦不聞當何所解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文字言說皆遠離故由於此中說者聽者及能解者皆不可得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其相甚深亦復如是曹溪大師將入滅方敢全提此令者知大乘種性純熟故僧問歸新州意旨乃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至江西馬祖南岳石頭則大振耀之故號石頭爲真吼馬祖爲全提其機鋒如大火聚擬之則死學

者乃欲以意思解不亦悞哉

嵩明教每嘆沙門高上大聖慈廕之力也而晚世紛紛者自卑賤之其見天子無稱臣禮臣之爲言公卿士大夫之職不當僭越取而有之唐令瑄暗識首壞其端歷世因之不疑彼山林野逸之人天子猶不得臣之况沙門乎故其進正宗記之表皆首尾言臣某以存故事至其間當自叙則亦止稱名而已當時公卿閱之重其高識予昔游湘中見沙門作道場至召南嶽帝君則屈躬唱曰臣僧某此又何也

予頃游京淮東吳間法席至盛然主法者太謙以壞先德之式如前輩陞堂攝衣定侍者問訊退然後大衆致敬側立肅聽以重法故於主法者何有哉今則不然長老登座拱立以遲大衆立定乃敢坐獨江西叢林古格不易然予以今日事勢觀之恐他日有甚於京淮東吳也

仁宗皇帝與大覺禪師爲法喜游和宸詞句甚多然皆踪跡上語初不敢出新奇宏妙之言至觀其平日所作則驚絕之句甚夥世疑其爲瓦注非也昔宋文帝以鮑明遠爲中書舍人文帝好文章自

謂人莫及明遠識其旨故爲文多鄙言世謂其才盡實不然也大覺身世兩忘非明遠委曲事君之比而仁宗皇帝生知道妙噀唾詞章決非宋文所能髣髴然予知璉公之智深而應機之法不得不爾也

端師子者東吳人住西余山初見弄師子者遂悟入因以彩素制爲皮色或升堂見客則披之遇雪朝披以入城小兒追逐諱之得錢悉以施飢寒者歲以爲常誦法華經有功湖人爭迎之開經誦數句則携錢去好歌漁父詞月夜歌之徹旦時有狂

僧號回頭和尚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與
潤守呂公食肉師徑趨至拈之曰正當與麼時如
何是佛回頭窘無以對師捶其頭推倒而去又有
狂僧號不托者於秀州說法聽者傾城師擲住問
如何是佛不托擬議師趯之而去師初開堂俞秀
老作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
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聽僧官宣至此以手
抑掄曰止乃登座倡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
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碩視笑曰我觀法王
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徑去章子厚請住墳寺方對

食子厚言及之師瞋目說偈曰章惇章惇請我看
墳我却喫素你却喫葷子厚爲大笑呂延安好坐
禪而子厚喜鍛師作偈示之曰呂公好坐禪章公
好學仙徐六喻擔板各自見一邊圓照禪師方乞
身慧林南歸姑蘇見師於丹陽問曰師非端師子
耶師曰是圓照戲之曰汝村裏師子耳師應聲曰
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
直饒侗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
乾打閑其意復戲圓照嘗應詔往都城故也
大覺禪師昔居南嶽三生藏有年叢林號璉三生

文學議論爲時名公卿所敬畏予嘗得其與孫莘
老書讀之知其爲天下奇才也其畧曰妙道之意
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
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
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
趣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
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
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
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民聽之
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

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顧聞者於是我佛如來
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
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
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
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
也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
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不知所從大道寥寥莫之
返良可嘆也予讀之不忍置及觀王文公非韓子
其詞意與此相合其文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
也而以佛老爲已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

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蓋非也士知其常是也因以爲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曰然則孰正曰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爲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蟲也

大般若經曰應觀欲界色界無色界空善現是菩薩摩訶薩作此觀時不令心亂若心不亂則不見法若不見法則不作證又曰如蜚翅鳥飛騰虛空自在翱翔久不墮落雖依於空戲而不據空亦不

爲空之所拘礙昔洞山悟本禪師立五位偏正以標準大法約三種滲漏以辨衲子非意斷苟爲皆本佛之遺意今叢林聞滲漏之語往往鼻笑雖悟本復出安能爲哉

大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古之宗師如臨濟德山趙州雲門之徒皆洞達此意故於一切時心同太虛至於爲物作則則要用便用聊觀其一戲則將搏取大千如陶家手未了證者當以事明鞭草血流頑石吼聲則無情非情之異雪中啼竹筍爲之茁則無今昔之時嚙

指悟子蔡順來歸則無間隔之處自乳猶子而德秀乳流則無男女等相肇公曰傷夫人情之感也久矣目對真而莫覺亦以是而已

山谷禪師每曰世以相貌觀人之福是大不然福本無象可以觀之惟視其人量之淺深耳又曰觀人之壽夭必視其用心夫動入欺誑者豈長世之人乎寒山子曰語直無背面心真無罪福蓋心語相應爲人之常然者而前聖貴之有以見世道交喪甚矣大瀹真如禪師一生誨門弟子但曰作事但實頭雲蓋智禪師有所示必曰但莫瞞心心自

靈聖

予在湘山雲蓋夜坐地爐以被蒙首夜久聞僧相語曰今四方皆謗臨濟兒孫說平實禪不可隨例虛空中拋筋斗也須令求悟悟箇什麼古人悟卽握土成金今人說悟正是見鬼彼皆狂解未歇何日到家去僧曰只如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荅曰鎮州出大蘿蔔頭此意如何其僧笑曰多少分明豈獨臨濟下用此接人趙州亦老婆如是予戲語之曰遮僧問端未穩何不曰如何是天

下第一等生菜荅曰鎮州出大蘿蔔頭平實更分

明彼問見南泉而以此對却成虛空中打筋斗聞者傳以爲笑

靈源禪師爲予言彭器資每見尊宿必問道人命終多自由或云自有旨決可聞乎往往有妄言之者器資竊笑之暮年乞守湓江盡禮致晦堂老人至郡齋日夕問道從容問曰臨終果有旨決乎晦堂曰有之器資曰願聞其說荅曰待公死時卽說器資不覺起立曰此事須是和尚始得予嘆味其言作偈曰馬祖有伴則來彭公死時卽道睡裏虱子咬人信手摸得革蚤

予夜與僧閱楊大年所作佛祖同源集序至曰昔如來於然燈佛所親蒙記別實無少法可得是號大覺能仁置卷長嘆大年士大夫其辯慧足以達佛祖無傳之旨今山林衲子反仰首從人求禪道佛法爲可笑也僧曰石頭大師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豈其妄言之耶予謂曰子讀其文之誤所謂密付者非若醫巫家以其術背人相爾汝也直使其自悟明爲密耳故長慶巖禪師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傳語但破疑情終不於佛心體上荅出話頭如道明上座見六祖於大庾

嶺上旣煖悟則曰此外更有密意也無六祖曰我適所說者非密意也一切密意盡在汝邊非特然也如釋迦於然燈佛所但得授記而已如有法可傳則卽付與之矣阿難亦嘗猛省曰將謂如來惠我三昧前聖語訓具在可以鏡心不然香嚴聞擊竹聲望瀉山再拜保壽隔江見德山卽橫超而去何以密耳語哉

曹山本寂禪師耽章曰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時會下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什麼墮答曰是類墮

進曰不斷聲色是什麼墮答曰是隨墮進曰不受食是什麼墮答曰是尊貴墮因又爲舉其要曰食者卽是本分事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已事回光之時擯却聲色香味觸法得寧謐卽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卽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卽是正命食也食者亦是却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只是不被佗染汚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耶曹山凡

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耳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
同未悟耳

唐溫尚書造嘗問圭峯密禪師悟理息妄之人不
復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密以書荅之曰
一切衆生無不具覺靈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
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
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
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使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
濕性不異若能悟此意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
寄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

多生習妄執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
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
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身所修便同佛用但可以
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真知爲自心勿認妄念
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
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
之念已泯不受分段之身自然易短爲長易麤爲
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
隨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曰佛本朝韓侍
郎宗古嘗以書問晦堂老師曰昔聞和尚開悟曠

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爲之柰
何晦堂荅曰敬承中書諭及昔時開悟曠然無疑
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剎法
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
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
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
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
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可謂
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
心心法旣無更欲教誰頓盡耶伏奉來諭略叙少

荅以爲山中之信耳二老古今之宗師也其隨宜
方便自有意昧初無優劣然圭峯所荅之詞正韓
公所問之意而語不失宗開廓正見以密較之晦
堂所得多矣

永明和尚曰夫祖佛正宗則真唯識才有信處皆
可爲人若論修證之門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
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亦許約教而會
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
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於衆生界中第一比知弟
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卽今有

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界憂喜宛然
覺來床上安眠何曾有實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
爲則可比知覺時所見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
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
分唯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
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
俱不出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况昭然第二現知
者卽是對事分明不待立境且如現見青白物時
物本自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
識計度分別爲青爲白以意辨爲色以言說爲青

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鈍故體不自立名不
自呼一色旣然萬法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
曰萬法本閑而人自閑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
有若空心起時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
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旣非空非有則唯識唯心若
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
起處忽然現前若想不生境終不現此皆是衆生
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
可證知故先德云如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
意言爲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

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此是所證本理能詮正宗也予嘗三復此言嘆佛
祖所示廣大坦夷明白簡易如此而亦鮮有諦信
之者何也清涼國師有言曰行人當勤勇念知顯
修之儀以貪等世事無始惡習離之甚難過於世
間慈父離於孝子故須精進方能除遣勤則欲勤
策勵勇猛不息念則明記不忘知則決斷無悔予
願守清涼之訓以遵永明之旨與諸同志入圓寂
道場

嵩明教初自洞山游康山託迹開先法席主者以

其佳少年銳於文學命掌書記明教笑曰我豈爲
汝一盃薑杏湯耶因去之居杭之西湖三十年閉
關不妄交嘉祐中所以誤輔教編定祖圖正宗記
詣闕上之翰林王公素時權開封爲表薦於朝仁
宗皇帝嘉嘆久之下其書於中書宰相韓公參政
歐公閱其文大驚譽於朝士大夫書竟賜入藏明
教名遂聞天下晚移居靈隱之北未安蘭若清旦
誦金剛般若經不輟音齋罷讀書賓客至則清談
不及世事嘗曰客去清談少年高白髮饒夜分誦
觀世音名號滿十萬聲則就寢其苦硬清約之風

足以追配鍾山僧遠予嘗見其手書與月禪師曰
數年來欲製紙被一翻以禦苦寒今幸已成之想
聞之大笑也臨終安坐微笑索筆作偈曰後夜月
初明予將獨自行不學大梅老猶貪鼯鼠聲師得
法於洞山聰禪師而宗派圖系於德山遠公法嗣
之列誤矣

林間錄卷上

林間錄卷下

高安沙門

德洪 集

大覺禪師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仁宗皇帝詔
至後苑齋於化成殿齋畢傳宣効南方禪林儀範
開堂演法又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啓白
滿謝恩畢倡曰帝苑春回皇家會啓萬乘旣臨於
舜殿兩街獲奉於堯眉爰當和煦之辰正是闡揚
之日宜談祖道上副宸衷謹白璉遂陞座問答罷
乃曰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談得
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溪山雲月

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若向迦葉門下直
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歌漁人鼓舞當此
之時純樂無爲之化焉知有怎麼事皇情大悅
杜祁公張文定公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來有
朱承事者以醫藥游二老之間祁公劬正未嘗雜
學每笑安道佞佛對賓客必以此嘲之文定但笑
而已朱承事乘間謂文定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
知此事公有力盍不勸發之文定曰君與此老綠
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朱驚騰而去一日祁公呼
朱切脉甚急朱謂使者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

首楞嚴未了使者如所告馳白祁公默然久之乃
至隱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
亦例闢茸如所謂楞嚴者何等語乃尔耽著聖人
微言無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
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
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祁公熟視朱不得
已乃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
此書耶遣使盡持其餘來徧讀之捉朱手曰君真
我知識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何哉卽命駕來
見文定叙其事安道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

當喜其得之而已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故遣之耳雖佛祖化人亦必籍同事也祁公大悅

荊州福昌善禪師明教寬公之子爲人敬嚴祕重大法初住持時屋廬十餘間殘僧三四輩而已善晨香夕燈陞堂說法如臨千衆而叢林受用所宜有者咸修備之過客至肅然增敬十餘年而衲子公曰我時病寒服藥須被出汗遣文悅徧院借之皆無有百餘人例以紙爲之今則又不然重氈之

上以褥覆之一日三覺可謂快活時世也

華嚴論曰若隨法性萬相都無若隨智力衆相隨現隱顯隨緣都無作者凡夫執着用作無明執障旣無智用在求明禪師曰不離一真之境化儀百變是以箭穿石虎非功力之所能醉告三軍豈麴蘖之所造筭抽寒谷非陽和之所生魚躍水河豈網羅之所致悉爲心感顯此靈通故知萬法施爲皆自心之力耳

金鋒玄明禪師曹山耽章禪師之嗣道貌竒古機辯冠衆一日陞座曰事存函盖合理應箭鋒挂若

人道得我分半院與伊時有僧出衆明下座約住
曰相見易得好共事難爲人去

大本禪師年八十終於蘇州靈巖山臨行門弟子
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告安座本熟
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甚麼尋
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紙筆大書五
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
矣

首楞嚴經二種轉依者一轉染得淨二轉迷得悟
菩提是生得謂二障障不生故今斷障得名生得

涅槃名爲顯得本性清淨客塵翳故今斷而彼顯
名爲顯得然轉位有六第一損力益能轉謂初二
位以勝解慚愧力損本識中染種勢力益淨種功
能漸伏現行亦名爲轉也第二通達轉由見道達
真力斷二障麤證一分真實轉依故第三修習轉
謂地地漸斷俱生證真轉依也第四果滿轉謂究
竟位以金剛定永斷本來一切麤重頓證佛果圓
滿轉依也第五下劣轉謂二乘厭苦欣寂證真擇
滅無勝堪能故第六廣大轉謂大乘位俱無欣厭
通達二空雙斷二障頓證無上菩提有勝堪能故

唐高僧號懶瓚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嘗作歌其畧曰世事悠悠不如山丘卧藤蘿下塊石枕頭其言宏妙皆發佛祖之奧德宗聞其名遣使馳詔召之使者卽其窟宣言天子有詔尊者幸起謝恩瓚方撥牛糞火尋煨芋食之寒涕垂膺未嘗荅使者笑之且勸瓚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德宗欽嘆之予嘗見其像垂順瞋目氣韻超然若不可犯干者爲題其上曰糞火但知黃獨美銀鈎那識紫泥新尚無心緒收寒涕

豈有工夫問俗人

給
數也疑也

律部曰昔有一國大亂民爭逃他邦道旁室廬皆空一老兵過之聞呱呱之聲入視之有嬰兒仰視屋梁老兵隨觀之乃懸飯囊別本作下耳爲解開視之則灰也嬰兒見之卽死蓋其母欲棄去不忍殺懸此囊給云此飯也故其係念不忘識其爲灰則無餘想矣乃知三界生死留滯皆想所持故古之達法大士臨終超然自得者無別道但識法根源而已

叢林相傳石頭和尚施身食虎祝曰我宗如他日

大振必先食吾足虎果自足而食予竊笑之紹聖
初游南臺見泰布衲祭石頭明上座文叙其施身
食虎甚詳乃知後人不能明遂相傳爲遷禪師也
又曰清凉法眼禪師臨終以書別李國主主幸所
居而法眼不去侍者壓以米囊乃卒按本傳法眼
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閏月剃髮
沐浴告衆坐逝未嘗先以書約國主也而韓熙載
作悟空禪師碑則曰師臨終以書別皇帝中夜聞
鐘聲御昇元閣泣而送之又曰洞山悟本禪師見
母行乞佯爲不識母竟死於路旁往視之有米數

合爲投大衆粥鍋中以薦冥福悟本獨庵寒溪百
結窠有年至佳新豐已六十餘自巖頭雪峯欽山
三人相尋而至於是積衆幾千人則母蓋不啻八
十歲矣借使聞其子顯著自東吳孤行而來不亦
難乎又曰玄沙欲出家懼其父不從方同捕魚因
覆舟溺死之玄沙天資高妙必不爾獨不知何所
據便尔不疑此直不情者託之以自藏安知誣毀
先德爲罪逆必有任其咎者不可不慎也

香山居士白樂天醉心內典與之游者多高人勝
士觀其與濟上人書鈞深索隱精確高妙未嘗不

置卷長嘆想見其爲人恨不見濟公所答耳因作
補濟上人答樂天書一首并樂天問詞錄於此月
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昨者頂謁時
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
間未論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
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
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
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
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緣法
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

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爲小乘人說大乘
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
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
謂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故維摩經總其義云爲大
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
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
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贊
佛乘衆生沒在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
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恐聞者不信沒在罪苦
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耶何則法王經云若定

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大乘人說大乘說爲
闡提人說闡提說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
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
生人中缺唇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卽
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
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卽名邪說其口當破其
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
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
多法卽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垢善惡法破一
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

也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
諸雜味猶如一雨潤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據此後三經則
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
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
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
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况後五百歲末
法中弟子豈能盡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
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
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旣未能觀與默然

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徧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又是有高下是有樸味卽反法王等三

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卽佛乘也若贊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卽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者是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

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畧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旣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論者二也上人者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諸篋笥求求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

易頻首予補其荅曰辱賜書蒙以教乘爲問顧惟魯鈍之資何足以當天縱之辯然敢不竭疲陋以塞外護爲法之勤耶如居士所論六經二義與夫行色不倫之說爲不通者在不痛思自所問端方便智三言而已了此三言則雖百千妙義無盡法門可不究而解矧所謂維摩法王前後六經相戾之義乎方便智者如將將兵權謀所施非有定式其發如雷霆如機括故能消禍於未然折衝於千里在一時耳豈據典故哉夫軍勢之虛實將氣之勇怯陣形之可否成敗之先見或有定論例吾教

三乘以觀根授法不可參亂是也以勇怯之氣爲
虛實之勢以施其事則誤矣例吾法謂不可以大
乘之法授小乘之人而小乘之人終不堪授大乘
之法如維摩法華等三經所以丁寧告諭者是也
法王等三經又明告直指纖悉蕩除之亦所當爾
何以知之如將兵者意在濟亂以安國則如來之
意豈非欲開迷以顯智乎執三乘之語言違佛之
方便智者失之甚矣彼持品第衆生根器之說不
能了者反墮常見卽外道非佛道也執衆生佛性
自無始以來無有是事者又墮斷見卽外道非佛

道也華嚴經曰凡愚之人迷佛方便執有三乘法
華經曰尋念過去佛亦應說三乘來書所疑可以
釋矣涅槃經曰欲得早成佛者與早欲遲成者與
遲成起信論曰世尊爲勇猛衆生說成佛在一念
爲懈怠衆生說得果須滿僧祇者真方便智之旨
神而明之則能變通與奪施之以成就衆生也一
代時教以三宗攝之所謂法相破相性宗也前之
六經二義乃法相破相二宗所攝此二宗自不許
相難以建立蕩除宗異故也又疑爲法師者不能
定觀人之根過慮誤授人以法且有罪苦夫知法

比丘雖凡夫具足煩惱之軀然其志好明達慧辯
猛利非果位小乘可比如迦陵鳥在穀則聲壓衆
鳥如堅好木茁地則已秀群木又况維摩所訶富
樓那自言其過有以也哉如是而論恐尚紆疑請
借近事以明之王公大人之閱天下士非必龍章
玉山其必先以言語言語者德行之候故曰有德
者必有言又曰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雖
古之聖人莫能外此則知法者觀人之根大小又
豈有他術乎如居士所疑色受想行識與夫十二
有支因緣之法名次不倫互有錯謬者未辨名目

之理故也夫色等五蘊乃三苦已成之軀十二有
支乃三世生因之法如華嚴十地品云於第一義
不了故名無明所作業果是行行依止初心是識
共生四取蘊爲名色等者其叙本末公襲理固然
也般若經則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色不異空空
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者破有法不真故也
且色體尚尔况四蘊但名色一本有字而已哉般若諸
經破有之教故言五蘊則色居行之前華嚴十地
品諸經叙公襲之因故色在行之後非畧言則五
詳言則十二也法之所本要本於理而當於義不

必守名句以自滯多病久廢講前之所陳者皆教
乘之深旨非敢臆斷意諭至於言謂之不及而可
以模鑄魔佛了辨同異者又未可遽言也

斷際禪師嘗與異僧游天台行數日至江漲不能
濟植杖久之異僧以笠當舟登之浮去斷際嫚罵
曰我早知汝定捶折其脛乃快也異僧嘆曰道人
猛利非我所及雪峯巖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
新吳山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茱萸而喜指以謂
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公流尋之雪峯恚曰汝
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

爲哉古之人擇師結友如是其審哉

法燈泰欽禪師初住洪州雙林乃曰山僧本擬深
藏山谷遣日過生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所
以出來爲他了却若有人問便說似伊時一僧出
問如何是老人未了底欽曳杖擊之僧曰我有何
過欽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李國主從容問曰先
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欽曰現分拈底國主駭之
欽少年時其悟解已逸格然未爲人知獨法眼禪
師深奇之性忽繩墨不事事嘗自清涼遣化維楊
不奉戒律過時未歸一衆傳以爲笑法眼遣偈往

呼之既歸使爲衆燒浴一日法眼問大衆曰虎項下金鈴何人解得對者皆不契欽適自外至法眼理前語問之欽曰大衆何不道繫者解得於是人人改觀法眼曰汝輩遮回笑渠不得也
王文公方大拜賀客塞門公默坐甚久忽題於壁間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又元宵賜宴於相國寺觀俳優坐客懽甚公作偈曰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予嘗謂同學曰此老人通身是眼瞞渠一點也不得

臨濟大師曰大凡舉倡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諸方衲子多溟滓其語獨汾陽無德禪師能妙達其旨作偈通之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非特臨濟宗喜論三要石頭所作參同契備具此旨竊嘗深觀之但易玄要之語爲明暗耳文止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標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又開通發揚之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在暗則必分上中在明則須明清濁此體中玄也至指其宗而示其意

則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下廣叙明暗之句奕奕聯連不已此句中玄也及其辭盡也則又曰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道人日用能不遺時失候則是真報佛恩此意中玄也法眼爲之注釋天下學者宗承之然予獨恨其不分三法但一味作體中玄解失石頭之意李後主讀當明中有暗注辭曰玄黃不真黑白何咎遂開悟此悟句中玄爲體中玄耳如安楞嚴破句讀首楞嚴亦有明處予懼學者雷同其旨宗門妙意指趣今叢林絕口不言老師宿德日以凋喪末學小生日以譁誼無

復明辨因記先德詮量大法宗趣於此以俟有志者

此方教體以音聞應機故明導者假以語言發其智用然以言遣言以理辨理則妙精圓明未嘗間斷謂之流注真如此汾陽所謂一句明明該萬象者也得之者神而明之不然死於語下故其應機而用皆脫略窠臼使不滯影迹謂之有語中無語此汾陽所謂重陽九日菊花新者也三玄之設本猶遣病故達法者貴知其意知意則索爾虛閑隨緣任運謂之不遺時此汾陽所謂得意忘言道易

親者也古塔主喜論明此道然論三玄則可以言
傳至論三要則未容無說豈不曰一玄中具三要
有玄有要自非親證此道莫能辯也

廬山玉澗林禪師作雲門止斗藏身因緣偈曰止
斗藏身爲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
子直至如今謾度量五祖戒禪師雲門的孫有機
辯嘗罷祖峯法席游山南見林間作偈之意林舉
目視之戒曰若果如此雲門不直一錢公亦當無
兩目遂去林竟如所言而戒暮年亦失一目今妄
意測度先德之旨疑悞後生者亦可以少戒

天台宗講徒曰昔智首大師聞西竺異比丘言龍
勝菩薩嘗於灌頂部誦出大佛頂首楞嚴經十卷
流在五天皆諸經所未聞之義唯心法之大旨五
天世主保護祕嚴不妄傳授智者聞之日夜西向
禮拜願早至此土續佛壽或作慧命然竟不及見唐
神龍初此經方至廣州翻譯今市工販鬻徧天下
而學者往往有畢生不曾識之者法輕則信種自
劣可嘆也

古老衲住山多託物寓意既自游戲亦欲悟人如
子湖之畜犬道吾之巫衣端笏獨雪峯歸宗西院

皆握木蛇故雪峯寄西院偈云本色住山人且無
刀斧痕予元符間至疎山見仁禪師畫像亦握木
蛇嘗有僧問曰和尚手中是什麼物荅曰是曹家
女因嘆其孤韻超拔能清涼熱惱爲作贊曰三支
習氣其毒熾然薰蒸識心盤屈糾纏衆生不明橫
生疑怖忽然見之輒自驚仆空華世間本離生滅
廓然十方露其窟穴惟矮師叔是大幻師與奪萬
法自在娛嬉乃知大千皆公戲具手中木蛇是曹
家女

永明和尚問曰此根本識心旣稱爲一切法體又

云常住不動只如萬法卽此一心有離此一心有
若卽心萬法遷變此心云何稱爲常住若離此心
復云何得爲一切法體自荅曰開合隨緣非卽非
離以緣會故合以緣散故開開合但緣卷舒無體
緣但開合緣亦本空彼此無知能所俱寂故密嚴
經偈曰譬如金石等本來無水相與水共和合若
水而流動藏識亦如是體非流動流諸識共相應
與法同流轉如鐵因鎡石周回而轉移二俱無有
思狀若有思覺賴耶與七識當知亦復然習繩之
所繫無人而若有普徧衆生身周行諸陰趣如鐵

與磁石展轉不相知予嘗諦觀一切衆生迷於動
轉遷移之中生心執著以爲實然以是橫計有生
有死罪行福行如嬰兒自旋見屋廬轉諸佛大悲
爲作方便以無情之類無有心念而亦有遷流爲
譬識心本來自寂卽入無生大解脫門

潭州道吾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
日過者不敢喘慈明與泉大道同游泉牽其衣曰
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
風吹雨林木掀播慈明蹲草中大驚意泉死矣須
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笑呼曰囚又嘗夜坐祝融

峯頂有大蟒繞盤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
黎明策杖徧山尋之帶纏枯松之上蓋松妖也又
自後洞負一石羅漢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
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至
今號飛來羅漢又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
作可憐之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卽
點頭屠大憐之割巨嚮置鉢中泉喜出其望外連
呼曰感謝市人皆笑泉自若而去後住南嶽芭蕉
庵遭橫逆民其衣役郴州牢城盛暑負土墾城經
通衢弛擔而坐觀者如堵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

泉受罪足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而寂異香郁然邴人至今供事之泉親見汾州無德禪師南山清涼道人謂予曰我十餘年作老黃龍侍者聞其說見慈明事甚詳嘗喟然嘆曰我平生不得谷泉文悅又爭識得慈明

靈源禪師謂予曰道人保養如人病須服藥藥之靈驗易見要須忌口乃可不然服藥何益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染污心是雜毒不能忌之生死之病無時而損也予愛其言追念圓覺經曰末世諸衆生心不生虛妄佛說如是人現世卽苦

薩法句經曰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南嶽思大禪師悟入法華三昧卽誦曰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汾陽無業大達國師一生答學者之問但曰莫妄想是謂稱性之語見道徑門而禪者易其言反求玄妙可笑也

三祖信心銘誌公十二時歌末嘉證道文禪者不可不誦退之見大顛事傳大士四相頌雖不言於宗門何傷乎

定上座不知何許人臨濟會中號稱龍象初至臨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臨濟下座搗住曰速道

速道定擬議濟掌之輒推去傍僧呼曰何不禮拜
定拜起汗如雨因大悟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往河
北道逢定鎮府來問曰臨濟和尚健否定曰已化
去也相顧嘆息又問有何言句示衆定曰尋常上
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自面
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
無位真人定忽擒住曰且道無位真人與非無位
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色動不能對巖頭雪
峯勸解之定曰若不是遮兩箇老凍膿掣殺屎床
鬼子又過橋見三講人方論法義定倚杖聽之講

者戲問曰禪者如何是禪和未到底定捉住欲拋
置水中兩講人驚抱持之哀告定曰若不是汝輩
且教禪和窮到底臨濟宗旨貴直下便見不復留
情定公所用舒卷自在如明珠走盤不留影迹可
畏仰哉

南禪師居積翠時有僧侍立顧視久之問曰百千
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否對曰和
尚誠言安敢不信南公詰其左曰過遮邊來僧將
趨忽咄之曰隨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一僧知之
卽趨入南公理前語問之亦對曰安敢不信南公

又指其左曰過遮邊來僧堅不往又咄之曰汝來
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其門風壁立雖佛祖亦
將喪氣故能起臨濟已墜之道而今人誣其家風
但是平實商量可笑也

予嘗愛王梵志詩云梵志翻着襪人皆謂是錯寧
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寒山子詩云人是黑頭虫
剛作千年調鑄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道人自觀
行處又觀世間當如是游戲耳

淨業障經曰世尊謂無垢光曰寢夢犯欲本無差
別一切諸法本性清淨然諸凡夫愚小無智於無

有法不知如故妄生分別以分別故墮三惡道古
佛同聲說偈曰諸法同鏡像亦如水中月凡夫愚
惑心分別癡患愛諸法常無相寂靜無根本無邊
不可取欲性亦如是然教乘所論開遮不一故曰
九結十纏性雖空寂初心學者且須離之是以諸
佛所說深經先誠不可於新業意菩薩說慮種子
習重業起現行又爲觀淺根浮信解不及故也
道吾真禪師孤硬具大知見與楊岐會禪師俱有
重名於禪林當時慈明會中先數會真二大士爲
龍象然開法皆遠方小刹衆纔二十餘輩諸方來

者必勘驗之往往望崖而退甚多真卧病院主問
和尚近日專候如何荅曰粥飯頭不得氣力良久
曰會麼對曰不會曰貓兒尾後帶研槌或問如何
是佛荅曰洞庭無蓋予作偈曰洞庭無蓋凍殺法
身趙州貪食牙齒生津

翠巖真點育英氣逸群不虛許可嘗客南昌章江
寺長老政公亦嗣慈明性喜講說學者多尚義學
真一日見政則以手樞其衣露兩脰緩步而過政
怪問之對曰前廊後架皆是葛藤政恐絆倒耳政
爲大笑又問曰真兄我與你同參何得見人便罵

我真熟視曰我豈罵汝吾畜一喙准脩罵佛罵祖
汝何預哉政無如之何而去見南禪師曰我他日
十字街頭做箇粥飯主人有僧自黃檗來我必勘
之南公曰何必他日我作黃檗僧汝今試問真便
問近離什麼處曰黃檗真曰見說堂頭老子脚跟
不點地是否曰上座何處得這消息來真曰有人
傳至南公笑曰却是汝脚跟不點地真亦大笑而
去好問學者魯祖當日見來參者何故便面壁去
未有契其機者自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
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目觀

別本目
作自

衡嶽楚雲上人生唐末有至行嘗刺血寫妙法蓮
華經一部長七寸廣四寸而厚半之作旃檀匣藏
於福巖三生藏又刻八字於其上曰若開此經誓
同慈氏皇祐間有貴人遊山見之疑其妄使人以
鉗炙之有血如綫出焉須臾風雷震山谷煙雲入
屋相捉不相見彌日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嗟
乎願力所持乃爾異也予嘗經游往頂戴之細看
血綫依然貫休有詩贈之曰剔皮刺血誠何苦爲
寫靈山九會恐是部字文十指瀝乾終七軸後來求法

更無君

未明和尚曰今之學者多好求解會此豈究竟解
但爲遣情耳說但爲破執耳情消執盡則說解何
存真性了然寂無存泯所以若言卽與不卽皆落
是非瞥掛有無卽非正念故三祖大師云纔有是
非紛然失心時有僧問凡涉有無俱成邪念若關
能所悉墮有無如何是正念而知荅曰瑞草生嘉
運林華結早春此是禪宗之妙於諸方便中取爲
親語

白雲端禪師作蠅子透牕偈曰爲愛尋光紙上鑽

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着來時路始覺平生被
眼瞞作乚斗藏身因緣偈曰五陵公子游花慣未
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不柰撲頭
何予謂此老筆端有口故多說少說皆無刺語
道宣律師作二祖傳曰可遇賊斫臂以法御心初
無痛苦蜀僧神清引其說以左書予讀之每失笑
且嘆宜暗於辯是非也既列林法師與二祖聯傳
於林傳則曰林遇賊斫臂呼號不已故人呼爲無
臂林林與二祖友善一日同飯怪其亦以一手進
問其故對曰我無臂舊矣豈有游從之人爲賊斫

臂久而不知反相問者耶夫二祖以求法故世無
知者林公以遇賊故人皆知之宜雷同之厚誣先
聖過矣彼神清何爲者也據以爲書又可以發一
笑雖然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學者亦可以鑒
於此

慈明老人性豪逸忽繩墨凡聖莫測初弃南源歸
省其母以銀盆爲之壽其母投諸地罵曰汝少行
脚負布囊去今安得此物吾望汝濟我今反欲置
我作地獄滓耶慈明色不忤徐收之辭去謁神鼎
諲公師叔諲公首山之子望高叢林住山三十年

影不出山諸方莫有當其意者慈明通謁稱法孫
一衆大笑誣公使人問長老何人之嗣對曰親見
汾陽來誣訝之出與語應答如流大奇之會道吾
虛席郡移書欲得大禪伯領之誣以慈明應召湘
中衲子聞其名聚觀之予謂慈明道起臨濟於將
仆而平昔廓落乃如此微神鼎則殆亦谷泉之流
也然至人示現要非有思議心所能知也

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緣叢林商畧甚衆自非道眼
明白親見作家莫能明也大愚芝禪師每問僧曰
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此女子定不得罔明

菩薩下方而至但彈指一聲便能出定莫有對者
乃自對曰僧投寺裏宿賊入不良家予滋愛其語
作偈記之曰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
要用便用不管罔明文殊雲庵和尚見之明日升
座用前話乃曰文殊與罔明見處有優劣也無若
言無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只如今日行者擊
動法鼓大衆同到座前與罔明出女子定是同是
別良久曰不見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亦
有偈曰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
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

日用自多疑

大愚芝禪師作偈絕精峭予猶及見老成多誦之其作僧問洞山如何是佛荅云麻三斤偈曰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真言吹火長尖嘴柴生滿竈煙又作雲門普字偈曰說佛說法廣鋪舒矢上加尖也太愚明眼衲僧旁覷見一條拄杖兩人舁又示衆曰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餒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

李留後端愿問達觀禪師曰人死識當何所歸荅曰未知生焉知死對曰生則端愿已知曰生從何

來李留後擬議達觀堪其胷曰只在遮裏思量箇甚麼對曰會也只知貪程不覺蹉路達觀拓開曰百年一夢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荅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中覓無手攬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進曰心如何了荅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達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師初住舒州繼住潤州浮玉山禪者景向嘉祐五年正月元日登堂叙出世始末大衆悲戀下座入方丈趺坐衆復

擁至以手揮曰各就壁立勿譁少頃寂然而逝
予讀大宋僧史會要愛隋大臣楊公素識度明正
嘗游嵩山見畫壁指問道士曰此何像對曰老子
化胡成佛圖楊公曰何不化胡成道而反成佛耶
道士不能荅傳以爲名言

雪竇通禪師長沙岑大蟲之子也每謂諸同伴曰
但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况
言句乎故石霜諸禪師宗風多論內紹外紹臣種
王種借句挾帶直饒未嘗忘照猶爲外紹謂之臣
種亦謂之借謂之誕生然不若絲毫不隔如王子

生下卽能紹種謂之內紹謂之王種謂之句非借
也借之爲言一色邊事耳不得已應機利生則成
挾帶汾陽無德禪師偈曰士庶公侯一道看貧富
賢愚名漸次將知修行亦須具眼予叅至此每自
嗟笑嗟堂中首座昧先師之意而脫去笑羅山大
師不契而識巖頭及觀棗栢大士之論曰當以止
觀力功熟乃證知急亦不得成而緩亦不得但知
常不休必定不虛弃如乳中有酪要須待其緣彼
緣緣之中本無有作者故其酪成已亦無有來處
亦非是本有如來智慧海方便亦如是是以知古

老宿行處皆聖賢之言也

幽州盤山積禪師有言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大法眼禪師曰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蕪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遼導師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只是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也

古之人有大機智故能遇緣卽宗隨處作主巖頭和尚曰汝但識綱宗本無是法予嘗與客論靈雲

見桃花偈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山老子無大人相便云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獨玄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在客問予未徹之處安在哉爲作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着花耐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攬魚鰕

五祖戒禪師喜勘驗衲子時大岳雪竇號爲飽參且有機辯至東山之下雪竇令大岳先往岳包腰徑入方丈時戒歸自外見之呼云作什麼岳回首以手畫圓相示之戒曰是什麼岳曰胡餅戒曰趁

爐竈熱更搭一箇岳擬議曳拄杖趂出門岳曰顯
川遮關西子無面目休去好戒暮年弃其徒來游
高安洞山寶禪師其法嗣也實好名實之不爲禮
至大愚未幾倚拄杖於僧堂前談笑而化五祖遣
人來取骨石歸塔焉

爲山大圓禪師曰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
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
眼塞耳但情無附物卽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
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
澄渟清淨無爲淡泞無礙喚作道人亦名無事人

或問頓悟之人更用修否曰若真實悟得底他自
知時節修與不修是兩頭語今雖從緣得一念頓
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
業流識卽是修也不可別有一法教渠修行趣向
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
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
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
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
事不二卽如如佛今時學者常疑佛性本來具足
何須復修設不修行無緣證聖情隨向背終落斷

常不知三世如來十方菩薩所有修習皆自隨順覺性而已則大瀉所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不亦宜乎

法眼禪師之子有慧明道人者知見甚高下視諸方初庵於大梅山有禪者來游明問曰近離何處對曰成都曰上座離成都到此山則成都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禪者莫能對又遷止天台山有彥明道人者俊辨自負來謁師師問曰從上先德有悟者麼對曰有之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

空悉皆消殞舉手指曰只今天台山巖然如何得消殞去明張目直視遯去又問諸老宿曰雪峯塔銘曰夫從緣而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而有者磨剝而長堅堅之與壞卽且止雪峯只今在什麼處予謂禪宗貴大機大用不貴知解雲庵每曰汝輩皆知有只是用不得如慧明道人可謂善用者也

予讀傳燈錄愛老安之子所謂破竈墮者深證無生恨不與之同時而生也紹聖中再游廬山見其畫像爲作贊曰嵩山屋老竈有神民爭祠之日宰

烹師與門人偶經行卽而視之因嘆驚此雖土瓦
和合成是中何從有聖靈以杖敲之輒墮傾須臾
青衣出笑迎謝師爲我談無生言訖登空如鳥輕
門人問之拜投誠伏地但聞破墮聲君看一體情
非情皎如朗月懸青冥未證據者以事明鞭草血
流石吼聲一作本涅槃門開見戶庭老安憐兒爲作
名金屑雖貴翳眼睛

金華懷志上座性夷粹飽經論東吳學者專事之
嘗對客曰吾欲會天台賢首唯識三宗之義折中
之爲一書以塞影迹之諍適有禪者居坐末曰賢

首宗祖師謂誰志曰杜順和尚禪者曰順有法身
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
左膊上此義合歸天台唯識二宗何義耶志不能
對禪者曰何不游方去志於是罷講南詢至洞山
時雲庵和尚在焉從之游甚久去游湘上庵於石
頭雲溪二十餘年氣韻閑淡過客謁之多不言侍
者問之荅曰彼朝貴人多知多語我粥飯僧見之
自然口吻遲鈍予曾問住山有何趣味荅曰山中
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
文彩露又曰萬機俱罷付癡憨蹤跡常容野鹿參

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年六十二思
歸江南依故人照禪師照住龍安遂坐去予嘗作
偈寄之曰看徧三湘萬頃山江南歸去卧龍安只
將一味無求法留與叢林作樣看又曰閨中拋擲
亦奇哉句裏藏身活路開生鐵心肝含笑面不虛
參見作家來

杭州上天竺辯才法師元淨悟法華三昧有至行
弘天台教號稱第一東吳講者宗向之時秀州有
狂人號回頭左道以鼓流俗宣言當建宰堵波爲
吳人福田施者雲委然憚入杭境以辯才不可欺

故也不得已既來先以錢十萬詣上天竺飯僧且
遣使通問曰今以修造錢若干願供僧一堂淨菴
其書曰道風遠來山川增勝誨言先至喜慰可量
承以營建淨檀爲飯僧之用竊聞教有明文不許
互用聖者既遣明誨不知白佛當以何辭佇聞報
章卽令撰疏文也狂人大驚慚見其徒然淨之門
弟子亦勸且禮之以化俗淨厲語曰出家兒須具
眼始得彼誠聖者吾敢不恭如其誕妄知而同之
是失正念吾聞聖者具他心通今夕當與尔曹虔
請於明日就此山與十方諸佛同齋即如法嚴敬

跪讀疏文焚之明日率衆出迎而所謂狂人者竟不至學者皆服

汾陽無德禪師見七十一負善知識前後八請皆不出世燕居襄陽白馬寺并汾道俗千餘人詣其居勸請說法旣至宗風大振迹不越閭自爲不出院歌以見志址地苦寒因罷夜參忽有梵僧乘雲而至問所以不說之意師以衆僧不可夜立爲詞梵僧曰時不可失此衆雖不多然中有六人異日爲大宗師道廢人天可開大慈爲法施不可悛也言卒而沒師明日上堂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

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大愚芝石霜圓瑯瑯覺法華舉諸公咸在會下

永嘉禪師偈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作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爲無知以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如手不執物亦不自作拳不可爲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角智覺禪師曰斯爲禪宗之妙故今用之而復小異以彼但顯無緣真智以爲真道若奪之者但顯本心不隨妄心未有智慧照了心源故須能所平

等不失照爲無知之知此知之於空寂無生如
來藏性方有妙耳智覺之意欲偈蕪言明悟永嘉
止說悟後之病二老之言皆是也然天下之理豈
可以一言盡耶永嘉之偈不必奪亦可也

正宗記評三祖大師曰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
鄉邑後之於世復三十餘載豈絕口而畧不云乎
此可疑也曰予視房碑曰大師嘗謂道信云有人
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此明尊者自絕之甚也至
人以物迹爲大道之累乃忘其心今正法之宗猶
欲遺之况其姓族鄉國俗間之事肯以爲意耶予

讀至此知明教所得多矣王文公亦曰古之有道
者功業有不足以累其懷况身後之名乎如亮公
之逃西山常公之庵大梅歸宗之昧其目法正之
不言名姓是諸老皆能踐其所聞者也故其化去
數百年凜凜尚有生氣彼無意於此世爭以此與
之蓋理之固然

南禪師住歸宗時遣化至虔上化人還白曰虔有
信士劉君臨行送至郊外祝曰爲我求老師偈一
首爲子孫世福田明年師以偈寄之曰虔上僧
歸廬岳寺首言居士乞伽陀援毫示汝箇中意近

日秋林落葉多後四十年雲庵復住歸宗法席盛
於前劉君之子持此偈來飯僧叙其事雲庵上堂
有偈曰先師昔住金輪日有偈君家結淨緣我住
金輪還有偈却應留與子孫傳

涅槃經中有聞讚佛爲大福德怒曰生經七日母
便命終豈謂大福德相讚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
暴打之不嗔罵之不報是故我言大福德相怒者
聞而心服故慈爲無盡福德相故沙門能世福田
者以慈修身故也

求明和尚曰此重玄門名言路絕隨智所演以廣

見聞唯證方知非情所解若親證時悉是現量之
境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若但隨文義所解只
是陰識依通當逆順境時還成滯礙遇差別問處
皆是疑情如鹽官安禪師問講華嚴大師云華嚴
經有幾種法界對曰畧而言之有十種法界廣而
言之重重無盡鹽官舉拂子云是第幾重法界大
師俛首擬荅之鹽訶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
計目下孤燈果然失照出去予聞華嚴宗曰勝熱
婆羅門火聚刀山是般若無分別智彼疏義者如
葉公畫龍真龍忽見投筆怖走

洞山圓禪師嗣雪竇年甚少開先暹道者舉之以
應筠人之請時南禪師住黃檗因出邑相見於淨
戒寺南公默無所言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自申
時至三鼓圓公即起曰夜深妨和尚偃息趁出明
日各還山南公偶問求首座汝在廬山識今洞山
老否求曰不識止聞其名久之進曰和尚此回見
之如何人南公曰奇人求退問侍者汝隨和尚見
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求笑曰疑殺天下
人

誌和尚十二時歌大明佛祖要妙然年代寢遠

昧者多改易其語以徇其私其大害意者如曰夜
半予心住無生即生死心法何曾屬有無用時便
用沒文字乃作生死何曾屬有無言則工矣然下
句血脉不貫既曰生死不屬有無又曰用時便用
何哉

予在湘山道林有僧謂予曰吾初看六祖風幡因
緣久之偶仰首就架取衣方薦其旨予戲曰非舉
目見風幡時節耶僧首肯之予曰祖師夜聞二僧
徵詰即謂曰非風幡動仁者心動縱其張目於暗
中二僧何以識之僧大愠而去無盡居士嘗爲予

言頃京師見慧林一僧談禪不肯諸方吾問蜺子
答祖師西來意乃曰神前酒臺槃意旨如何其僧
張目直視曰神前酒臺槃無盡戲之曰廟中是夕
有燈則已不然蜺子佛法遂爲虛施

靈源禪師謂予曰吾嘗在龍舒見龍門顯道人叅
課莫有能述其言者意必有道顯曰但有所見即
道微入思惟即不靈矣予故人耶溪鄒正臣能言
五行其精妙世以一二數亦嘗告予以此意彼術
之至者且尔况有大於此者而欲以思慮求乎
鄧峯求庵主嘗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曰

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求曰試舉似我奇因叙
其所得求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語于偉偉大
笑曰汝非求不非也奇走質於積翠南禪師南公
亦大笑求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
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庵中老古錐觀
其語言想見當時法喜游戲之逸韻使求公施於
今則其取詬辱必矣

臨濟大師臨終付法偈曰汭流不止問如何真照
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如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
而傳者作急還磨曹山和尚釋枯木龍吟觸體無

識語作偈曰枯木龍吟方見道髑髏無識眼方明
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而傳者作消
不盡二宗兩偈甚微而一失其旨則爲害甚大故
不可不辨所言用了急須磨者船子曰直須藏身
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是也喜識盡時消息
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者達觀所謂偏正互縱橫迢
然忌十成龍門須要透鳥道不堪行石女霜中織
泥牛火裏耕兩頭如脫得古木一枝榮是也
無盡居士嘗問予曰悟本大師作五位君臣偈其
正中來曰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知朝斷舌才先

德之意雖明妙挾然知朝斷舌必有本據而言前
古無斷舌事矧又曰知朝尤無謂也將非後世傳
錄之誤耶予曰舊本曰也勝前朝斷舌才意用隋
賀若弼之父敦爲宇文護所忌害之臨刑戒之曰
吾以舌死引若弼舌以錐刺之出血使慎口隋興
唐之前前朝刺舌非知朝明矣然斷舌刺舌意則
同耳無盡囑予記之

道圓禪師南雄州人性純至少游方雖飽參而未
大通透聞南禪師居黃檗積翠庵往依之一日燕
坐下版聞兩僧舉百丈野狐因緣一僧曰只如不

疎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曰便是不落因果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圓悚然異其語不自覺其身之起意行上庵頭過澗忽大悟見南公叙其事未終涕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熟寐忽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標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大笑久之又作風幡偈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予昔聞雲庵大稱賞之謂其機鋒不減英邵武雲庵化去偶檢故書見其手疏此二偈意若欲傳

其未果者於是錄之或聞圓公住大庾雲封寺

皓月供奉問長沙岑禪師曰永嘉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夙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甚麼亦償夙債長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曰如何是本來空長沙曰業障是又問曰如何是業障長沙曰本來空是乃有偈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龍勝中觀論曰業不從緣生不從非緣生是故則無有能起於業者無業無作者何有業生果若具無有果何有受業者問曰汝雖種種破業果報及起業者現見衆生

作業受果報是事云何荅曰如世尊神通所作變化人如是變化人復作變化人如初變化人是名爲作者變化人所作是則名爲業諸煩惱及業皆如幻與夢亦如炎與響以龍勝之意會長沙之言達無作妙旨游此世界如夢中了了醉裏惺惺汾州無德禪師示徒多談洞山五位臨濟三玄至作廣志歌明十五家宗風豈非視後進隨於參尋得少爲足警之以徧參耶今有問知識者則荅曰吾家自有本分事彼皆古人一期建立門庭言語耳何足究哉正如有不識字者執卷問屋愚人屋

愚曰此墨填紙耳安用問我哉三尺童子莫不笑之昔有僧問雪峯和尚臨濟有四喝意旨如何雪峯曰我初發足便往河上不意中途大師化去因不及見之他家宗旨我所未知汝尋彼兒孫問之僧以問南院且言雪峯嘗遣之之意南院望雪峯再拜曰和尚真善知識嗚呼今譏謔語人如屋愚子者聞雪峯用處可不面熱汗下耶

雲峯悅禪師見僧荷籠至則曰未也更三十年定乘馬行腳法雲秀禪師聞包腰至者色動顏面彼存心於叢林豈淺淺哉今少年苾芻見其畫像則

拈曰遮不通方漢也死耶

首楞嚴經曰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流變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古釋至此多畧之滋以爲恨及讀實積經有意釋此今係於其下曰善惡之業所自作時一生之中何不自見至捨受時方始頓現者人生如夢方作夢時豈能自知是夢非夢要須覺時夢中之事了然自現不待尋繹亦復如是

福嚴感禪師面目嚴冷孤硬秀出叢林時謂之感鐵面首衆僧於江州承天時佛印元禪師將遷居

蘄州斗方譽於郡守欲使嗣續之且召感語其事感曰某念不至此和尚終欲推出爲衆粥飯主人共成叢席不敢忘德然若使嗣法則某自有師矣佛印心服之業已言之因成就不敢復易遂開法爲黃龍之子道價重一時居常懸包倚杖於方丈不爲宿夕計郡將已下皆信敬之有太守忘其姓名新下車以事臨之感笑作偈投郡庭不揖而去偈曰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游太守使人追之已渡江去矣

餘杭政禪師住山標致寂高時蔣侍郎堂守錢塘
與師爲方外友師每來謁之則跨一黃牛以軍持
挂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至郡庭始下牛笑
語終日而去一日蔣公留師曰適有過客明日府
中當有會吾師固不飲能爲我少留一日因欸清
話師諾之蔣公喜甚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去
矣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
合歸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高韻又
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重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
鷺見我常來此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於中

客至共之清論無窮秀氣逼人秋夏好翫月盤膝
大盆中浮於水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
九峯鑒韶禪師嘗客門下韶坦率垢污不事事每
竊笑之一夕將卧師使人呼韶不得已顰頰而至
師曰好月勞生擾擾能幾人暇與之對耶韶唯唯
已而呼行者熟炙韶方飢意作藥石久之乃橘皮
湯一盞

靈源禪師謂予曰有居士吳敦夫才敏銳意學道
自以多見知識心地明淨偶閱鄧隱峯傳見其倒
卓化去而衣亦順身不褪竊疑之曰彼化之異固

莫測而衣亦順之何也以問晦堂老人晦堂曰汝
今衣順垂于地復疑之乎曰無所疑也晦堂笑曰
此旣無疑則彼倒化衣亦順體何疑之有哉敦夫
言下了解故其一時應機之辯如雷如霆開警昏
墊者多矣

金剛經曰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
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
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
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此意深渺從上聖賢語秘
旨妙學者多聽瑩佛意卒不明獨定林老人解曰

以慧命觀衆生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孰
爲衆生以衆生觀衆生然後妄見其爲有則衆生
非慧命者之衆生是衆生之衆生而已衆生衆生
者即非衆生然是乃所謂衆生也則聞說是法苟
能悟本性相何爲不生信心以慧命觀衆生不見
其爲有則云何度衆生耶曰衆生有衆生而衆生
非有慧命無衆生而衆生非無以是義故度衆生
大智禪師曰此事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以實語
答耶曰若爲雕琢得虛空爲佛相貌若爲說道虛
空是青黃赤白如維摩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

身無爲不墮諸數故故曰聖體無名不可說如實
理空門難湊如喻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火
焰之上衆生亦尔處處能緣不能緣於般若之上
每見學者多誤領其意謂衆生於般若不能參求
耳非也此法非情識所到故三祖大師曰非思量
處識情難測

青龍道氣法師於金剛般若經深達妙旨嘗造疏
疏此經精博淵微窮法體相諸師莫能望其藩垣
唐明皇亦留意經義自注釋之至是人先世罪業
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

處不能自決其義以問氣氣對曰佛力法力三賢
十聖亦不能測陛下曩於般若聞薰不一更沉注
想自發現行明皇於是下筆不休其天縱神悟之
辯一期應答掃滯惑於言下揭般若於現前豈意
思義解之徒可同日而語哉

雲門大師有時頽視僧曰鑒僧擬對之則曰咦後
學錄其語爲偈曰頽鑒頽德山圓明禪師雲門之
高弟也刪去頽字謂之抽頽頽因作偈通之又謂
之撻箭商量偈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
穿碧海白日遶須彌雲庵亦有偈曰雲門抽頽自

有來由一點不到休休休休今禪者多漫汗之問
其意旨則往往瞠目怒視曰此是道眼因緣也不
亦誤哉又其室中語曰盡大地是法身枉作箇佛
法知見如今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
而校證者易之曰枉作箇佛法中見又曰自小養
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
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處納些子
他總不妨今本乃曰他總不見如此之類甚衆然
此二字雖細事其失先德妙旨不爲不傷當有智
者知之耳

英邵武臨終安坐爲門弟子說出家行腳之因竟
乃曰吾即化骨石可藏於普會塔吾生平與大海
衆居死不忍與之離非有他也古之聖賢莫不因
叢林以折伏情見成辦道果今時衲子德薄垢重
志願衰劣多生厭退是大可憫笑也師旣化衆終
不忍不得已投於水中故泐潭今無復有英禪師
塔

舜老夫天姿英特飽叢林初自棲賢移居雲居授
牒陞座白衆曳杖而去暮年以身律衆尤謹嚴嘗
少不安即白維那下涅槃堂病愈即入方丈惜其

傷慈有所開示但曰本自無事從我何求南禪師時已居積翠聞之謂侍者曰老夫耄矣何不有事令無事無事令有事是謂淨佛國土成就衆生三祖大師作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故知古之得道者莫不一切仍舊有僧問未明和尚衆生與佛旣曰同體何故苦樂有殊答曰諸佛悟達法性皆了自心源妄想不生不失正念我所心滅故不受生死即究竟常寂滅以寂滅故萬樂自歸一切衆生迷於真性不達本心種種妄想不得正念故即

憎愛以憎愛故心器破壞即受生死諸苦自現欲知法要守心第一若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無有是處

悅禪師妙年奇逸氣壓諸方至雪竇時壯歲與之辯論雪竇常下之每會茶必令特榻於其中以尊異之於是悅首座之聲價照映東吳及悅公出世道大光耀有蘭上座者自雪竇法窟來悅公勘詰之大驚且譽於衆相從彌年而後去前輩之推轂後進其公如此初未嘗以雲門臨濟二其心今則不然始以名位惑卒以宗黨膠固如里巷無知之

俗欲求古聖之道復興不亦難哉

舜老夫初自洞山如武昌行乞先至一居士家居
士高行爲郡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故諸方乞
士至必首謁之舜老夫方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
之居士曰老漢有一問上人語相契即開疏如不
契即請却還新豐問古鏡已磨時如何對曰照天
照地未磨時如何曰黑如漆居士曰却請還山舜
即馳歸舉似聰禪師聰爲代語舜則趨問曰古鏡
未磨時如何聰曰此去漢陽不遠磨後如何曰黃
鶴樓前鸚鵡洲舜於言下大悟聰公機鋒不可觸

真雲門之孫嘗自植松口誦金剛經不輟今洞山
北嶺號金剛嶺松皆參天乃師手植也筠守許公
式以詩贈曰語言全不滯高躋祖師蹤夜坐連雲
石春栽帶雨松鑑分金殿燭山峇月樓鐘有問西
來意虛堂對遠峯

南禪師久依泐潭澄禪師澄已稱其悟解使分座
說法南書記之名一時籍甚及其至慈明席下聞
夜參氣已奪矣謀往咨詢三至寢堂三不進因慨
然曰大丈夫有疑不斷欲何爲乎即入室慈明呼
左右使進榻且使坐南公曰某實有疑願投誠求

決惟大慈悲故不惜法施慈明笑曰公已領衆行
脚名傳諸方有未透處可以商畧爾何必復入室
耶南公再三懇求不已慈明曰雲門三頓棒因緣
且道洞山當時實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對曰實有
喫棒分慈明曰書記解識止此老僧固可作汝師
即遣禮拜南公平生所負至此伏膺予嘗聞靈源
禪師曰昔晦堂老人親從積翠所聞因同舊說併
錄於此

福州善侍者慈明高弟當時龍象數道吾真楊岐
會然皆推伏之嘗至金鑾真點育自負親見慈明

天下莫有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微笑之一日山
行真舉論鋒發善取一瓦礫置石上曰若向遮裏
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老師真左右視擬對之善
喝曰佇思停機識情未透何曾夢見去真大愧悚
且圖還霜華慈明見來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
有什麼忙事解夏未久早已至此對曰被善兄毒
心終礙塞人故復來見和尚慈明曰如何是佛法
大意對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慈明瞋目喝
曰頭白齒豁猶作此等見解如何脫離生死真不
敢仰視淚交頤久之進曰不知如何是佛法大意

慈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大悟於言下
真公爽氣逸出機辨迅捷叢林憚之開法於翠巖
嘗曰天下佛法如一隻船大寧寬師兄坐頭南禪
頭在其中可真把梢去東也由我去西也由我善
公尋還七閩佯狂垢汚世莫有識之者或聞晚住
鳳林

楊岐會禪師從慈明游最久所至叢林師必作寺
主慈明化去託迹九峯忽宜春移檄命居楊岐時
長老勤公驚曰會監寺何曾叅禪萬一受之恐失
州郡之望私憂之會受請即陞座機辯逸格一衆

爲傾下座勤前握其手曰且得箇同叅曰如何是
同叅底事勤曰楊岐牽犁九峯拽耙曰正當與麼
時楊岐在前耶九峯在前耶勤擬議會喝曰將謂
同叅却不同叅自是道價重諸方衲子過其門莫
不伏膺嘗因雪示衆曰楊岐乍住屋壁踈滿床盡
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其活
計風味類如此

仰山和尚僧問尋常和尚示人多作圓相畫作字
意旨如何山曰此亦閑事汝若會不從外來不會
亦不失吾今問汝汝參禪學道諸方老宿向汝身

上指那箇是汝佛性語底是耶默底是耶總是總
不是耶若認語底是如盲摸着象耳鼻牙者若認
默底是是無思無念如摸象尾者若取不語不默
底是中道如摸象背者若道總是如摸象四足者
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正當諸盲皆云見
象安知止於象上名邈差別耶若汝透得六句不
要摸象寂爲第一莫道如今鑒覺是亦莫道不是
所以祖師曰菩提本無是亦無非菩提更覓菩提
處終身累劫迷又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其
弟香巖老亦曰的的無兼帶獨立何依賴路逢達

道人莫將語默對予嘗問僧旣不將語默對何以
對之僧未及荅忽板鳴予曰謝子荅話

龍勝菩薩曰若使先有生後有老死者不老死有
生生不有老死若使有老死而後有生者是則爲
無因不生有老死以此偈觀衆生生死之際如環
上尋始末無有是處吾以是知古之得此意於去
住之間了不留礙者特其不二於物耳

維摩經曰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
見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
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

可見者更不可見起信論曰若心有見則有不見之相心性離見即是徧照法界義故乃知心外無法徧照義成苟有去來相見則遺正義也如人言風性本動是大不然風本不動能動諸物若先有動則失自體不復更動則知動者乃所以明其未嘗動也去來相見亦復如是

洞山聰禪師韶之曲江人見文殊應天真和尚初游廬山莫有知之者時雲居法席寂盛師作燈頭聞僧衆談泗洲僧伽近於楊州出現聰曰君子愛既是泗洲大聖爲什麼向楊州出現聰曰君子愛

財取之有道一衆大笑有僧至蓮華峰祥庵主所舉似之祥公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聰之名遂重叢林祥公奉先深禪師之嗣知見甚高氣壓諸方嘗示衆曰若是此事寂是急切須是明取始得若是明得時中免被拘繫便得隨處安閑亦不要將心捺伏須是自然合他古轍去始得纔到學處分劑便須露布箇道理以爲佛法幾時得心地休歇去上座却請與麼相委好臨終上堂舉拄杖問衆曰汝道古佛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衆莫有對者乃自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

作麼生得力去橫拄杖肩上曰柳栗橫擔不顧人却入千峯萬峯去言訖而化嗟乎今之學者其識趣與前輩何其相遠耶如祥公聞聰燈頭一語知其爲雲門兒孫其後莫能迯其言今雖對面終身論辯莫辨邪正者有矣其故何哉以其臨死之際超然自得如此則其平生所養高妙可知惜乎莫有嗣之者師與西峯雲豁禪師兄弟也

百丈山第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高弟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爲涅槃和尚住成法席師功寂多使衆開田方說大義者乃師也黃檗古靈

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武翊黃公撰其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絕古今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又係於馬祖法嗣之列誤矣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皆見其名不能辯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爲正

古佛偈曰如人掘路土私人造爲像愚人謂像生智者言路上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無生滅路亦非新故又偈曰諸色心現時如金銀隱起金處異名生與金無前後故文殊師利言此會諸善事從本未曾爲一切法亦然悉等於前際所以

正作時無作以無作者故當爲時不爲以無自性
故任從萬法縱橫常等無生之際乃知磁石決不
吸鐵無明不緣諸行龐公臨終偈曰空華落影陽
燭翻波未明和尚嘆味其言曰此爲不墮有無之
見妙得無生之旨也學者可深觀之

大智度論曰復次有人謂地爲堅牢心無形質皆
是虛妄以是故佛說心力爲大行般若波羅蜜故
散此大地以爲微塵以地有色香味觸重故自無
所作水少香故動作勝地火少香味勢勝於水風
少色香味故動作勝火心無四事故所爲力大又

以心多煩惱結使繫縛故令心力有漏善心雖無
煩惱以心取諸法相故其力亦少二乘無漏心雖
不取相以智慧有量及出無漏道時六情隨俗分
別取諸法相故不盡心力諸佛及大菩薩智慧無
量無邊常處禪定於世間涅槃無所分別諸法實
相其實不異但知有優劣行般若波羅蜜者究竟
清淨無所罣礙一念中能散十方一切如恒河沙
等三千大千國土大地諸山微塵故知其心有此
大力衆生妄隔而不自覺知我願聞此法者隨順
禪定而自修行使稱覺體本來清淨此非興役功

用之難第約之心耳今家山偏十方衣食可終老
人生可憂者皆已免離於此不以爲意則非背負
佛祖恩德乎

景福順禪師西蜀人有遠識爲人勤劬叢林後進
皆母德之得法於老黃龍昔出蜀與圓通訥偕行
已而又與大覺璉游甚久有贊其像者曰與訥偕
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爲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
遠方小利學者過其門莫能識師亦超然自樂視
世境如飛埃過目壽八十餘坐脫於香城山顏貌
如生平生與潘延之善將終使人要延之叙別延

之至而師去矣其示衆多爲偈皆德言也有偈曰
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
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勘婆偈曰趙州
問路婆子答云直與麼去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
你雪處同道者相共舉又作黃龍三關頌曰長江
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意
偏於浪裏颺風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
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峯影漸長又
曰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
君舉爲君舉猫兒偏解捉老鼠

朱顯謨世英昔官南昌識雲庵未幾移漕江英以書來問佛法大旨雲庵答之曰辱書以佛法爲問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華不着水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卽佛佛卽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

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雲庵之言蓋救一時之弊然其言要曉然可以發人之昧昧故私識之

大本禪師被詔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將引對有司使習儀累日神宗皇帝御便殿見之師旣見但山呼即趨登殿賜座卽就榻盤足作加趺侍衛驚相顧師自如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蓋蘇州承天寺永安院耳上大喜語論甚久旣辭退目送之謂左右曰真

福僧也侍者問和尚見官家如何對曰喫茶相問耳其天資粹美吐辭簡徑真超然可仰

涿州尅符道者見臨濟機辯逸格以宗門有四料簡定佛祖旨要作偈發明之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誦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覲體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淡山遙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

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不異問荅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洞山悟本禪師作五位君臣標準綱要又自作偈係於其下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昔日燠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更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氣無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臨濟洞上二宗相

須叢揮大法而是偈語世俗傳寫多更易之以徇其私失先德之意予竊惜之今錄古本於此正諸傳之誤

報本元禪師孤硬風度甚高威儀端重危坐終日南禪師之門弟子能蹤跡其行藏者唯師而已師初開法法嗣書至南公視其名曰吾偶忘此僧謂專使曰書未欲開可令親來見老僧專使反命師即日包腰而來至豫章聞南公化去因留嘆息適晦堂老人出城相會與語奇之恨老師不及見耳師道化東吳人歸之者如雲嘗自乞食舟載而還

夜有盜舟人絕叫白刃交錯於前師安坐自若徐曰所有盡以奉施人命不可害也盜旣去達旦人來視舟意師死矣而貌和神凝如他日其臨生死禍福能脫然無累如此

延慶洪準禪師桂林人從南禪師游有年天資純至未嘗忤物聞人之善如出諸己喜氣津津生眉宇間聞人之惡必合掌扣空若追悔者見者莫不笑之而其真誠如此終始一如暮年不領院事寓迹於寒溪寺壽已逾八十矣平生日夕無他營爲眠食之餘唯吟梵音讚觀世音而已臨終時門人

弟子皆赴檀越飯唯一僕夫在師旁磬坐土地祠
前誦孔雀經一遍告別即安坐瞑目三日不傾鄉
民來觀者堵立師忽開目見笑使坐于地有頃門
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久寂然視之去
矣神色不變頰紅如生道俗塑其像龕之予嘗過
其廬拜瞻嘆其平生多潜行密用不妄求知於世
至於死生之際乃能超然如是真大丈夫也八地
菩薩證無生法忍觀一切法如虛空性猶是漸證
無心至十地中尚有二愚入等覺已則一分無明
未盡猶如微塵尚能懺悔準之梵贊其亦自治者

歟

南禪師居積翠時一夕燕坐光屬屋廬誠侍者勿
言于外嵩明教既化火浴之頂骨眼睛齒舌耳毫
男根數珠皆不壞如世尊言比丘生身不壞發無
垢智光者善根功德之力如來知見之力故行住
坐卧須内外清淨彼二大老乃今耳目所接非異
世也而獨尔殊勝者非平生踐履之明驗歟予嘗
作二偈曰如來功德力内外悉清淨念起勿隨之
自然心無病形與佛祖等道致人天護戒淨福人
天心空同佛祖

予嘗與數僧謁雲峯悅禪師塔拜起拊之曰生耶死耶久之自荅曰不可推倒塔子去也旁僧曰今日時節正類道吾因緣因作偈示之曰不知即問不見即討圓滿現前何須更道維堅密身生死病老面前塔子不可推倒

南安嚴儼和尚世傳定光佛之應身也異迹甚多亦自有傳然傳不載其得法師名字但曰西峯而已西峯在廬陵真廟時有雲豁禪師者奉先深公之高弟深見雲門當時龍象無有出其右者獨清涼明禪師與之齊名謂之深明二上座儼和尚多

以偈示人偈尾必題四字曰贈以之中世莫能測臨終謂衆曰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來更疑何事吾此日生今正其時乃右脇而卧予曰方其入滅乃曰吾此日生今正其時

予嘗游東吳寓於西湖淨慈寺寺之寢堂東西廡建兩閣甚崇麗寺有老衲謂予言求明和尚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水炭不達大全故館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閣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和尚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之首爲書一百

卷傳於世名曰宗鏡錄其爲法施之利可謂博大殊勝矣今天下名山莫不有之而學者終身有未嘗展卷者唯飽食橫眠游談無根而已謂之報佛恩乎負佛恩乎

同安察禪師作十玄談大宏正中妙挾之旨其言妙麗照映叢林然歲月寢遠多失其真今傳燈所載題目不同獨達觀所編五家宗派叙之頗詳予嘗得舊本與五家宗派所傳少差耳傳燈系師爲九峯虔之嗣而達觀標師爲雲居膺之子不省達觀何從得其實耶然清涼法眼去師之世不遠作

贊詞其叙如傳燈所載則五家之論又可疑也十玄之詞其次叙當視其題目皆連聯而作前五首示其首要後五首使履踐之然八首皆兩字爲題意雖相貫而詞句疊爲起伏初曰心印偈末曰無心猶隔一重關故又作祖意偈首曰真機爭墮有無功故又作真機偈首曰豈與塵機作繫留故又作塵異偈中曰三乘分別強安名故又作三乘次第耳此乃其所示之首要也至其六則曰反本偈末曰還鄉曲調如何唱故又作還鄉偈其末曰更無一物獻尊堂是爲正位坐却則非妙挾故又作

回機機妙則失宗尚存知見是謂大病故又作轉位轉位則所謂異類中行異類全偏却須歸正使血脉不斷故又作一色過後此乃使之履踐之意也五家宗派亦云一色過後但塵異爲塵中有異而已
南禪師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故門下客多光明偉傑名重叢林有終身未嘗見其破顏者予聞之厚於義者薄於仁師道也師尊而不親厚於仁者薄於義親道也親親而不尊南公之意豈不以其是哉

醉里有狂僧號戒道者依止聚落無日不醉然吐詞怪奇世莫能凡聖之有飲以酒者使自爲祭文戒應聲曰惟靈生在閻浮不瞋不妬愛喫酒子倒街卧路直待生兜率陀天爾時方不喫酒故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沽

金剛般若經以無住爲宗以無住爲宗則宜其所談皆蕩相破有纖塵不立也而經贊福勝者半之持戒修福者有爲事耳而世尊答能於此經生信心者必此人何也

王文公罷相歸老鍾山見衲子必探其道學尤通

首楞嚴嘗自疏其義其文簡而肆畧諸師之詳而詳諸師之畧非識妙者莫能窺也每曰今凡看此經者見其所示性覺妙明本覺明妙知根身器界生起不出我心竊自疑今鍾山山川一都會耳而游於其中無慮千人豈有千人內心共一外境耶偕如千人之中一人忽死則此山川何嘗隨滅人去境留則經言山河大地生起之理不然何以會通稱佛本意耶

林間錄下卷終

林間錄後集

釋迦出山畫像讚

秦越人之於醫望見知生死老潘之於墨摸索知精粗蓋其不傳之妙無地寄語默也歐陽文忠公曰小字遺教經雖不著書者之名然非羲之莫能作也予閱錢樂道家所蓄釋迦文佛出山像雖不著名然非道子不能作以其意之著也樂道人品甚高鐵書血食之後其忱信痛敬所致像之寄寓決非苟然拜手稽首爲之讚曰

徧大海味具於一滴盡法界身足於纖埃佇思則

燈王之座不能入毘耶之室歛念則彌勒之門彈
指即開唯我鼻祖釋迦和尚初出雪山即示此像
以千百億微塵身九十七大人相頓入筆端三昧
而幻此幅紙之上垂手跣足頂螺領絲超然靜深
出三界癡如浩蕩春寄於纖枝如清涼月印於盆
池鏤冰琢雪我作讚詞闕空鏤夢夫子其牢蓄之

小字金剛經讚

僧子瓊束毫爲纖筆甚銳如麥芒臨紙運肘快等
風雨書金剛般若經於蕪寸環輪中望之團團如
珠在薄霧間即而視之其行布如人梳髮作烟環
自非思力精微何以臻此爲之讚曰
昔有佛子根猛利能觀空性即是色欲顯空色不
思議仰空書此金剛句至今風雨被原野諸樵牧
者集其下乃知肉眼不能見譬如水中有塩味唯
道人瓊思精特能觀色性即是空視此纖管大如
椽揮翰如行九軌道故於蕪寸環輪中備足廣大
言說身世人可見不可讀譬如嬰兒視崖蜜我於
此經能證入初中後善三法門忽然落筆如建瓴
不復現行生倒想猶色空觀入諸境奏刀肯綮無
全牛盡持此法施群生甚微細智願同證

六世祖師讚并序

予竄海上三年而還舍宇筠之石門寺悲叢林之荒寒念祖宗之標致不自知涕流也作六祖師畫像讚以寄昭默禪師以見其志云

妄想無性證不滅受前聖所知轉相授手風烟花開器界以形霜露果熟王子乃生護持佛乘指示心體但遮其非不言其是嬰兒索物意正語偏哆和之中語意俱捐

頂峯朝露神光夜升堪任簞傳擔荷上乘自尋其心不見歸宿如視環輪求其斷續用獄除問履瘦

知肥媼坊酒肆盡是塵機雪中斷臂頽續佛壽兒孫今聞豎毛呵手

六道暗昏不礙明紫毫釐弗差證甘露滅但赤頽顛特諱姓氏離見超情欲盡世累潛溪海山麻衣風帽翩然往來被褐懷寶精一其誠身名俱捨後世丘墳猶無知者

破頭峯下龍象雜還衣付小兒道傳懶衲乃爾相違求人爲法天書至門堅卧不答念諸衆生捕風捉影十地治之由未蘇醒師微笑曰何必眩瞋但勿強名自然無病

觀前後身兩鏡一面左右對之三者頓現今非昔
是增金以黃昔非今是謗沈無香已絕死生豈纏
老少全機現前當明而妙夜江佐舟吾今汝渡句
中之眼如水有乳

是風幡動眼自遮覆非風幡動心自現露是爲曹
溪顯決要旨欲證之者勿流汝意暫時飲念妙寂
了然汝自受用密非我邊負石春糴趁獐逐兔鏡
中之空欲尋無路

棗栢大士畫像讚并序

易之深渺不可以義得故立象象以盡其旨心之

精微不可以言傳故指事法以示其妙唯棗栢大
士深入此三昧門謹拜手稽首爲之讚曰

須眉如畫顏而美風神如秋氣竒偉平生歸宿東
北方塵勞之中寂而止翛然跣足散衣行智智用
中不乖體帝王家生得自在壽量不書絕終始虎
受使令心境空女爲伴助憎愛弃冠巾傳心即俗
真方隅示法即事理只將棗栢薦齋鉢我來闍浮
非着味自然光明生齒牙我談詞章皆實義佛子
授汝以顯訣一言便足超十地隨順無明起諸有
若不隨順諸有離聖賢酪生凡乳中只由觀照戒

定慧是謂大士同體悲令我頓入一切智作大佛
事徧塵刹華嚴界中容頓轡以空爲座禮十身以
願爲舌說此偈如以花說無邊春如以滴說大海
味稽首世間妙蓮華常願清淨出泥滓

百丈大智禪師真讚并序

馬祖大寂禪師已化塔于海昏之石門師廬其傍
旣久衲子相尋日增於是厭山之淺乃泐馮水而
上至車輪峯之下與希運惟政火種刀耕而食遂
成法席予崇寧四年春至山中瞻遺像雖冰枯雪
老若不勝衣而神峻氣逸如未度世謹拜手稽首

爲之讚曰

以實問答空可青黃以意求道神落陰陽陰陽莫
測脫畧陰界虛空莫畫因果不昧我有大機佛無
密語如師子王露地方踞稱性文字隨身叢林如
以妙指發和雅音同世之波壽九十二護持心宗
謚曰大智

雲庵真讚

雲庵出黃龍之門爲臨濟九世之孫種性殊勝契
悟廣大指示心要辨如曹溪決擇教乘論如棗栢
作爲偈句詞如誌公履踐明驗精如永嘉退居雲

庵時已七十餘幻滅都盡慧光渾圓可以想見其遺風餘烈門人德洪謹拜手稽首爲之讚曰

於是佳境見與見緣如夢能所如蜜中邊唯具正眼入此三昧如妙蓮華出緣生海祖師活意如來密機成就衆生如鷗鵬飛使其自化不由他悟秀出叢林光于佛祖越滅陝右誕生江南暗中五色天下雲庵

明極齋銘

太原王健伯強名臣惠公之子皇叔嘉王之壻方壯年則能弃官學道閱首楞嚴經至餘塵尚諸學

明極即如來嘆曰此如來之訓而予之志也願以明極名其齋而乞銘於予銘曰

有而尋求癡暗所囿得而驚異智濁之咎濁澄暗徹自覺成就如人目睛一塵不受開聰譬生明發寄根欽睫譬死睛不能昏聖師真慈開此妙門睥睨不入夫豈知恩愕然丈室中置匡牀經行宴坐晨燈夕香勿使邪念蔽常寂光

小字華嚴經偈并序

蜂房於梁間以漆液固其蒂鵲巢於木杪累百日而後成彼曾何知而經營之妙積累之功若習藝

之神耶蓋其靈明廓徹不思議之力雖昧畧飛搖之中而具足成就弗差毫末况首出萬物應物而能言者乎昔有梵僧來自五天見晉宮闕崇麗嘆曰是與堯率內院何異但彼道力所成而此直業力耳予嘗笑之是安知我此妙力出生太虛容受寰宇曾何天上人間樓觀之足云哉道人栖公慙世迫隘就其所欲書大方廣佛華嚴經於方冊中其輕妙可以一掌置開編蠕蠕如行蟻熟視之其衡邪曲直重交反側曲盡其妙不啻如擘窠大書觀者闔門嘆未曾有予欲稱讚是無作之功普告

大衆而說偈言

我聞尊者龍勝師應供曾入娑竭海龍宮微塵妙章句目所一瞥輒能誦流於五天及震旦爲熱惱中甘露門維道人栖出其後願力猛利思精特能於方冊紙墨間書此大經十萬偈誦於蝸舍巢庵中了然如在龍宮見觀者種性有差別愛慕皆生殊異想要當諦觀一塵中亦有無邊妙經卷昔有智人破此塵十方世界一切說以名塵故非斷空而可破故非實有了此兩字妙法門亦攝一切契經海譬如困卧俄頃際夢中所歷更千載乃知一

念圓古今真實際中法如是一塵微妙不可測當
知一一塵亦然譬如天帝網明珠珠體瑩然俱照
徹一珠具足諸網珠一一珠中同偏入我今以此
金剛句壞滅彼衆下劣想使悟塵中含此經奚方
冊中乃驚異咨爾山君河樹神各各當憶本願力
要當勇猛勤守護勿令邪念輒蠹侵毘藍風吹須
彌盧劫火焚燒大千界爲攤此經一切處使其涼
曝各得所我此現前佛子等作此觀者名正觀稽
首十方調御師刹刹塵塵爲作證

慈氏菩薩栴檀像讚并序

金陵華藏禪寺慈氏菩薩栴檀像相好之工妙天
下而神異靈感未易以一二數居景德寺之後殿
王文公嘗夢像求易居甚切旣覺而忘之已而復
夢理前事公夢中固留之像則泣下起而視之真
有淚處因大驚異即迎置華藏之大殿俄景德一
夕而燼嗚呼三灾彌綸大千城壞像豈得久留人
間世而痛自鞫免爲此兒戲陋劣相耶是蓋護法
諸天以像之靈瑞佑之則然非菩薩意也不可以
不辨稽首爲之讚曰
何人寄逸想游戲浮漚間以如幻之力刻此栴檀

像坐令衆妙好秀發千光中天冠束紺髮鉢衣絡
華鬘種種妙莊嚴成此功德聚當時億萬衆感極
則悲號樓觀出談笑秘護百寶攢如登觀史天如
集龍華會嗟乎像教末羽嘉成百鳥棘生蒼蘊林
龍神爲悲動王臣寔外護異夢非意思願推明月
輪出此蓬勃烟願回紫金山安置清涼處至今百
福像儼然臨天人神力吁莫測拜瞻涕洟瀾我諦
觀十方寔無心外境自然離依他及與徧計執即
今目所見非有亦非無如像現鏡中非鏡亦非面
願入此三昧識心自然明於十方國土而作大佛

事稽首大悲尊證我如是說

第十五祖真讚并序

迦那提婆尊者爲十五祖傳佛心印猶以衆生不
能信受其言爲憂乃訴於大自在天之像曰願神
賜我使言不虛設嗟乎道之難行非獨今也稽首
讚曰

石彪肉醉木駒夜嘶我此三昧非識情知應緣而
現不落思惟是故鉢水以針投之如仲尼韶如子
期琴又如蕭何而識淮陰無言可寄無迹可尋粲
然現前傳之以心穴像之目我不慢神指樹之耳

我知其因物我如故所立皆真隨其妙用見我全身稽首真慈爲僧中王如萬星月見者清涼尚以衆生不信爲傷蓋盲者咎非光掩藏

翠巖真和尚真讚

我方涇渭同流笑中軟頑滑頭爲君人境俱奪鬧裏白拈巧偷如水洗水相樓打樓從來脫畧無窠臼接得南泉嗣趙州

昭默和尚真讚

辯如玄沙有邊幅韻如睦州出風骨默然而說珠自照八荒光明寄毛粟獨立南榮山嶽峻臨濟欲

傾不敢覆笑橫玉塵氣如春一堂嚴冷天魔哭

空生讚并序

漳南僧慎修游吳中得此畫於敗垣破壁間拂除埃翳神觀靖深如從維摩大士得心解脫時出示予爲之讚曰

以空寂身無所依住而捉杖黎以靈知心不在散攝而玩貝葉不捨聲色而證真空與我日用能所心同於一切處寂入法海如風行空無有妨礙但脫三執圓成一會當慎以修入此三昧

永明和尚畫像讚并序

永明智覺禪師乘悲願力示生震旦傳佛心宗爲
法檀越其家名辯才學者依以揚聲議論言句浩
如山海予漁獵于其間一十餘年至其妙處輒能
識之如鵝王擇乳無有遺餘蓋嘗自志鄙陋欲追
禪師逸駕爲之伴侶以游十方國土作大佛事尚
未晚也稽首爲之讚曰

三界種性有萬妍醜生順死逆夢夜想晝往復無
間聲度垣牖皆依末那戲論成就而末那體無作
無受譬如空華實無而有一念了知光明通透我
如是見無有錯謬是爲心宗祖佛授手孰振頽綱

秀傑奇茂稽首永明月臨星斗

永嘉和尚畫像讚并序

永嘉尊者初閱維摩經發明心要欲定宗旨遂造
曹溪印可於祖師一宿而去世咸以一宿覺名之
予讀其歌詞究其履踐如尺圍鑰合未嘗不置卷
長嘆想公之爲人碩大光明壁立萬仞而視今之
學者寒酸鏘細紛紛蠢蠢宗教興衰於茲可知矣
爲之讚曰

情根無功意識無作現量圓成見聞知覺如鏡受
燈光無壞雜烈火焚燒河流湍逝谷風怒號大地

依止俱無知思亦復如是此涅槃門如鼓塗毒曹
溪搥之聞者僵仆以槌授公萬象驚縮光明之語
粲如日星精嚴之行清如玉冰唯不傳者與空相
應我初學道如握如拳晚乃覺之如手安然有時
而用搏取大千

清涼大法眼禪師畫像讚并序

予元符初至臨川承天寺寺基宏壯可集萬指而
食堂脩然殘僧三四輩而已讀舊碑知爲大法眼
禪師開法之故基也影堂壁間畫像存焉神宇靖
深眉目淵然而英特之氣不沒豈荷負大法提挈

四生者其表故如是耶稽首爲之讚曰

非風幡動非風鈴語見聞起滅了無處所何以明
之俱寂靜故此光明藏平等顯露由本無明受欲
怪妬如隔日瘡痛自遮護有能了者即同本悟索
爾隨緣閑居靜住一切仍舊自無染汚爲物作則
險崖之句不可犯于如火聚

雲門禪師畫像讚并序

富鄭公家所蓄雲門禪師之像僧原靜移寫其本
藏於蔣山大觀三年六月予獲拜觀焉稽首爲之
讚曰

見流滔天公峙如山壁立萬仞捍其狂瀾可望而却不可攬攀犀顱虎眸美髯遶朕雲詞電機霹靂爲舌邪宗墮傾魔瞻破裂須臾清明光風霽月叢林驢騾跼踏龍象不可係羈逸氣邁往我不得濟大地是浪忽然現前清機應掌

玄沙備禪師畫像讚

根門有功則是心外見法用處投機則是問時有答問答交馳摸索大道心法對峙破碎真如異哉此老超出兩塗亡僧面前波全露水猛虎鬚畔光自照珠衲僧不解如井觀驢

梅檀大悲讚

予畜四十二臂觀世音菩薩之像如護目睛每戴以行道今以授其友李天輔爲之讚曰

汝意有言枯朽作鬼我心不生憫體即水乃知妄覺一法成二湛然圓明百千一耳稽首大士應物而形隨其大小如谷含聲千臂執持千眼觀照以無心故受用俱妙譬如青春藏於花身因其枝葉疎密精神唯此瑞相四十二臂不越徑寸莊嚴畢備清淨寶目或慈或威如欲舉足華輪承之碧螺之間有佛儼容如焦螟垂巢蚊睫中隱于石間顯

出蚌蛤以無礙慈不擇清濁我觀震旦種性猛利
由聞慧入甘露滅地願加被我障盡心開如觀世
音無礙辯才我說此偈萬象合掌何以無疑敲空
作響

源禪師讚

十年積翠待立學得眼橫鼻直平生氣壓叢林問
着左科背聽一庵深藏霹靂舌從教萬象自分說
百非四句無處蹲孤風照人衆星月

明白庵銘并序

予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

交游多譏呵之獨陳其中曰於道初不相妨譬之
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華茲所謂秀媚精進予
心知其戲然爲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庵於臨川
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其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庵
中不著毘耶座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
盡攢眉出社有誰瞋於是隄岸輒決又復衮衮多
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
不勝習乃收招魂魄料理初心爲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
清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

雷霆背覺塵勞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尚
無了知安有倒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庵收身
以時卧起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乎于
嘉

延福鐘銘并序

梁武帝假寶公神力見地獄相問何以救之寶公
曰衆生定業不可即滅唯聞鐘聲其苦暫息耳武
帝於是詔天下佛廟擊鐘當舒徐其聲欲以竹苦
者宜豐李某與弟某施延福院大鐘願資延母夫
人某氏壽祺且雪夙障予以謂知所施矣晉許遜

白日仙去天詔書曰赦汝無事先祖之罪佳汝施
藥呪水之功夫施藥呪水脫人於苦者唐崔祐甫
本貴且壽以任情殺戮囚繫不釋遂不殆囚繫殺
戮置人於苦者也嗚呼壽固無相脫人之苦則增
置人於苦則損夫鐘之功利博大昭著也以之爲
施某人罪滅延壽理有固然者矣爲之銘曰
衆生大夢營黑業玲瓏擊撞與開睫功德之大吾
敢喋願移慈母離障結如聲度垣即超越孝哉伯
仲但勇逸依仗佛力等痛切如取萬物執卷牒願
壽慈母春在朕如鐘常撞無盡竭政和甲午夏五

月誰爲之銘甘露戒

旃檀白衣觀世音像讚并序

筠州太平寺泗洲院僧元鑑所畜觀世音菩薩之像慈嚴妙麗靈異殊勝如上天竺所見者問何自得之鑑曰始有客舟載而至傳數家家輒禍至滅亡者皆畏不敢迎獨吾迎事之而無異焉予曰昔廬山文殊師利之像不肯留寒溪而喜隨遠公歸東林金陵彌勒像不肯留景德而見夢於舒王求居華藏今此像乃獨寓於鑑是皆與菩薩大有因緣不然聖心豈有所擇而避就之耶爲之讚曰

我聞菩薩昔因地所供養佛名觀音從聞思修而悟心心精遺聞而得道見聞覺知不可易譬如西北與東南而此乃曰聞可遺令人惘然墮疑網龍本無耳聞以神蛇亦無耳聞以眼牛無耳故聞以鼻蝼蟻無耳聞以身六根互用乃如此聞不可遺豈理哉彼於異類昧劣中而亦精妙不聞斷況我自在慈忍力無礙解脫獨不然鼓鐘俱擊聲不同知其不同是生滅而二種聲不相參即是同時寂滅法稽首淨智功德聚廣大莊嚴悲願海憫我心明力不逮時時種子發現行如人因酒而發狂誠

飲輒復逢佳醞頽臧顛倒癡暗障頽獲辯才智慧
藏游戲十方微塵刹亦施無畏利衆生凡曰有心
能聞者同入圓通三昧海

照默真讚一首

衲子無處摸索畫師筆筆畫着山僧醉眼難憑付
與衆人彈駁似則打殺靈源不似慳子燒却

觀音菩薩畫像讚并序

大觀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慧洪累然卧
繚絁之中夢至一處庭宇閒然有僧導入密室中
舉燭照壁間有鍾山寶公菩薩之像意忻然欲得

之而像輒自墮其手復展視之則化而爲十二面
觀音慈嚴之像心大驚異遂覺三鼓矣三月甲辰
南州德逢上人以書來訊且曰吾以衣鉢遣僧詣
連水畫觀世音像至其莊嚴妙天下之手慧洪追
憶前事問其遣像之日乃其得夢之夕因自感嘆
菩薩以大悲等慈哀憐照臨如是昭著其何恩何
德能報之也唯以筆舌言詞喻海之深誇日之明
耳謹稽首爲之讚曰

稽首淨聖甘露門無量聖身徧沙界應諸衆生心
所求譬如春色花萬卉西方肅殺憂愁地故住寶

陀洛伽山此方教體在音聞故稱名者得解脫一切衆生殺心盛癡暗不見不發心故現鷹巢蜻蛉中亦作畫師畫其像菩薩豈有種種心皆其悲願力如是何人毫端寄逸想幻出百福莊嚴身屹然欲動千光集譬如將回紫金山湛然欲瞬衆好生譬如欲折青蓮華蠻奴水王來獻誠想見細雨天花落衆生五濁熱惱中色欲愛見所熏煖忽然觀此寶月相一切毛孔皆清涼成此不思議功德皆因上人心所獻願我早熏知見香願我恒被慈忍服願魔障山速崩裂願大智慧常現前心精遺聞

證圓通自然靜極光通達我當定如觀世音一切衆生願如我

甘露滅齋銘并序

政和四年春予還自海外過衡岳謁方廣譽禪師館于靈源閣之下因名其居曰甘露滅道人法太請曉其說予曰三祖北齊天平二年得法于少林隱于皖公終身不言姓氏老安隋文帝開皇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驗勘安曰本無名遂遁于嵩山二大老厭名迹之累而精一其道盖如此予實慕之乃爲之銘曰

吾聞甘露食之長生而寂滅法乃有此名寂滅而
生谷神不死唯佛老君其意謂此我本超放憂患
纏之今知脫矣鬚髮伽梨安遁嵩少絮赴潛霍是
故覺範老于衡岳山失孤峻玉忘無瑕當今舌本
吐青蓮華

漁父六首

萬回

玉帶雲袍童頂露一生笑傲知何故萬里迴來方
且暮休疑慮大千捏在毫端聚不解犁田分畝步
却能對客鳴華鼓忽共老安相耳語還推去莫來

攔我毬門路

藥山

野鶴神情雲格調逼人氣韻霜天曉松下殘經看
未了當斜照茶烟風撼流泉繞閨閣玳奇徒照耀
光無滲漏方靈妙活計現成誰管紹孤峯表一聲
月下聞清嘯

寶公

來往獨龍岡下路杖頭落索開家具後事前觀如
目覩非識語須知一念無今古長笑老蕭多病苦
笑中與藥皆狼虎蠟炬一枝非囑付聊戲汝熱來

脫却娘生袴

亮公

講處天華隨玉塵波心月在那能取旁舍老僧偷
拈注迴頭覲虛空特地能言語歸對學徒重自訴
從前見解都欺汝隔岸有山橫暮雨翻然去千巖
萬壑無尋處

香巖

畫餅充飢人笑汝一庵歸掃南陽塢擊竹作聲方
惺悟徐回碩本來面目無藏處却望滄山敷坐具
老師頭角渾呈露珍重此恩逾父母須薦取堂堂

密示聲前句

丹霞

不怕石頭行路滑歸來那受駒兒踏言下百骸俱
潑撒無剩法靈然晝夜光通達古寺天寒還惡發
夜將木佛齊燒殺炙背橫眠真快活慙林撻從教
院主無鬚髮

林間錄後集卷終

重刻林間錄跋語

達觀禪師嘗謂余曰禪家綱宗若兵符信
陵君以百騎入晉鄆軍中難殺主將而奪
其軍六十萬衆莫敢誰何兵符在手耳五
家宗派各有綱宗綱宗一得則殺活在已
凡聖莫測至於家裡人雖數千里外一言
相聞便能鑒定是某家兒孫寧令野狐外
道群起為妖祥哉此覺範著書意也其言

曰祖宗門風壁立萬仞而子孫畏之喜行
平易坦塗譬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
係辭即三尺童子笑之矣痛哉言乎孟軻
氏欲正人心息邪說以衛孔氏之道且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然卒賴其言而
孔氏之道至今不廢嗟乎祖師塗毒鼓千
歲之下猶有聞而死者覺範之功豈可誣
哉今去覺範之時又遠宗風不絕如髮達

觀師慨然任之欲倡明綱宗以息魔外今
之覺範也故亟欲廣其遺書先命密藏開
公募刻僧寶傳已因介如石公勸鄉大夫
包先生刺智證傳已又因包先生勸顧邑
侯務遠刻此錄邑侯海虞人余同年進士
嘗師管登之先生友瞿嚴諸君子其菩提
種子深矣刻既成索余跋語余方束於教
即宗門事如盲人摸象安能有言獨謂握

兵符者惟大將提綱宗者唯悟心人覺範
得法於雲菴故能拈五家宗旨示人如庖
丁解牛無不湊拍所謂兵隨將轉符到令
行者也今之人全無實悟而習學棒喝機
緣欲以誑人正以自誑則祖師綱宗無乃
借寇兵資盜糧與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是又覺範與達觀師
意也讀覺範書者其尚先務悟心哉其尚

本館金銀印

先務悟心哉萬曆甲申夏日居士馮夢禎
謹跋



先務悟心哉萬曆甲申夏日居士馮夢禎
謹跋

二十四